大理行記　滇遊記
滇南新語　維西見聞紀
南中雜說　滇載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大理行記

郭松年撰

本館據奇晉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大理行記

元 郭松年撰

中慶距大理城西顧里有千歷府治一曰威楚州四曰安寧鎮南雲南趙州縣三曰龍尾安邊白崖三府支屬鎮南而西有雌嶺即大理之境出行七十里有句焉川原坦夷山勢回合周二百餘里乃雲南州也州西北十餘里山麓間有石如鏡光可見面故舊名鏡州張氏進求時州北龍興和山忽五色雲起蕭索輪囷終日不散人以爲祥州居雲之南因改今名又西行三十餘里至品甸按唐史嘗置坡州亦名清子川其川澤土壤不減雲南而民種蒔爲不及爾甸中有池名曰清湖灌溉之利達於雲南之埜湖西官道中有石焉紋如古篆號曰地符行人謹避莫敢踐之又山行三十里至白崙甸其地形南北袤大小略與雲南品甸相埒居民輳集禾麻蔽野縣西石崖斬絕其色如雪故曰白崖赤水江回環曲折經於其中甸西南有古廟中有鐵柱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乃昔時蒙氏第十一主景莊王所造題曰建極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鑄士人歲歲貼金其上號天尊柱四時享祀有禱必應或以爲武侯所立柱也又山行四十里至趙州甸即趙瞼也山形四周回抱有藏風蔽氣之勢川澤平曠故家喬木猶有存者神莊江貫於其中溉田千頃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災出州治十五里路轉峯回茂林修竹蔚然深秀中峯舊建神廟在焉凡水旱疾疫祈晴有徵州人賴之州之北行約數百步地極明秀蒙昭成王

保和九年有高將軍者卽此地建遍知寺其殿像壁繪於今罕見意非漢匠名筆不能造也出寺門東北行一里餘有高原號城澄其地空而不耕乃世祖駐蹕之所也川行三十里至河尾關卽洱水之下流也架木爲梁長十五丈餘穹形飲水睨而視之如虹蜺然順流而下約一里許有石門丘石橫楣號石馬橋爲羣波爭道之地懸流奔注雲濤雪浪聲聞數里河尾橋之西有關焉北入大理名龍尾關卽蒙氏所築西阨蒼山東屬洱水其高壁危搆巋然猶存入關十五里山壑濃秀望之蔚然前陳者點蒼之奔衝也諸峯羅列前後參從有城在其下是曰太和周十有餘里夷語以坡陀爲和和在坡陀故謂之太和昔蒙歸義王皮羅閣自蒙祉徙河西乃築此城後閣羅鳳以張虔陁纔搆乃殺之陷唐鮮于仲通兵因自結之吐蕃受鍾王刻石記功明不得已而改號蒙國大詔立德化碑使蜀人鄭回製文其碑今在卽唐代宗大曆元年也又北行十五至大理名陽苴咩城亦名紫城方圍四五里卽蒙氏第五主神武王閣羅鳳輦普鐘十三年甲辰歲所築時唐代宗廣德二年也自後鄭趙楊段四氏皆都其中是城也西倚蒼山之險東挾洱水之泥龍首關於鄧州之南龍尾關於趙瞼之北昔人用心自以爲金城湯池可以傳之萬世及天兵北來一鼓而下豈非在德不在險之明效大驗歟故大理之民數百年之間五姓守固值唐末五季衰亂之世嘗與中國抗衡宋與北有大敵不暇遠略相與使傳往來通於中國故其宮室樓觀言語書數以至冠婚喪祭之禮干戈戰陳之法雖不能盡善盡美其規模服色動作云爲略本於漢自今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若夫點蒼之山條岡南北百有餘里峯巒巖岫縈雲戴雪四時不消上則高河竇海泉源噴湧

水鏡澄徹纖芥不容佳木奇卉垂光倒景吹風噓雲神龍所宅歲旱祈禱靈貺昭著派爲一十八溪懸流飛瀑瀉於羣峯之間雷霆砰轟烟霞晦靄功利布散皆可灌溉洱水則源於浪穹涉歷三部渟滀紫城之東北自河首南盡河尾波濤二關之間周圍百有餘里內則四洲三島九皐之奇浩蕩汪洋烟波無際於以見江山之美有足稱者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爲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至齋畢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紀中峯之下有廟焉是爲點蒼山神亦號中嶽中峯之北有崇聖寺中有三塔一大二小大者高三百餘凡一十六級樣製精巧卽唐遺大匠恭韜微義所造塔成韜義乃歸中峯之南有玉局寺又西南上山寺凡諸寺宇皆有得道居之得道者非師僧之比也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今則不爾其得道者戒行精嚴日中一食所誦經律一如中國所居灑掃清潔雲烟靜境花木禪房水濵濵循堂廚至其處者使人名利之心俱盡此大理之大觀南游則永昌騰衝北走則鶴慶麗江周行數千里皆莫若此也

按明馮時可滇行紀略云滇南舊爲善地六月卽如深秋不用挾扇衣葛一也嚴冬雖雪滿山頭而寒不侵膚不用閣爐裘二也地氣高爽無梅濕三也花木高大有十丈餘其茶花如碗大樹合抱雞足蒼松數十萬株雲氣如錦四也日月與星比別處倍大而更明五也花卉多異品六也望後至二十月猶圓滿七也冬日不短八也温泉處處皆有九也岩洞深杳奇絕十也因輯大理行記附識於此陸烜

滇遊記

陳鼎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龍威祕書皆收有此書龍威本作滇黔記遊二卷上黔下滇學海本則分黔游記別爲一書又學海本在前故據以排印

滇遊記

清　江陰陳　鼎　子鼐著

平彝縣本衙地。明乙亥年始改縣設吏。南渡兩重石橋。道傍有清溪洞。深十餘里。諸昇與碧雲相類。大抵洞者皆洪水趨洩之門戶也。其中景勝。凡洞俱有。皆大同小異。俱碧乳融成。石罅氣所結。如兩廣之神仙閩中之玉華、廬州之崔仙湖廣之梵陽。景與碧雲半相類矣。出清溪後戶。即紫泉洞。亦幽深可愛。遊者不倦。過揚威哨。皆如中原坦道。兩山繁林木矣。又多鸚鵡諸禽鳴聲上下。頗傾客耳。

交水即新興州。舊治去交水西北百十里。往烏撒必由之道。交水兩水相交。平疇萬頃。民物豐阜。恍如江南風景矣。去予留寓之曲靖府。方三十里耳。

馬隆州有義象冢。明天啓間。水西安氏叛。率衆犯州。滇省戒嚴。撫軍調陶土司禦之。陶有一象。日將暮。伏山溯中。鼻吸泥水數斛。突出咆哮。跳躍。鼻噴泥水。直抵賊壘。寇皆驚駭。復捲一賊擲空墜死。陶之牙將乘機逐北。遂獲大捷。及曉收師。象中毒弩而斃。土人德之。葬于南山。春秋祭掃至今不輟。

木密關即木密所也。有小關。索嶺上有武侯及索祠。祠前銅馬一。乃唐時物也。古柏參天。俱大數圍。道傍有碑。云武侯平蠻會盟於此。按史。亮盟南人於木密。即此也。

易隆驛屬尋甸州。東坡有詩。即木密所也。今已傾圮。去城十里許。有温泉可澡。

大鼎山有海潮寺。寺頗清幽。多竹木。面海子關數十里。周百餘里。隔岸卽嵩明州。去寺半里。道傍有毒泉。碣云。此係毒水。飲者傷生。楊林屬嵩明州。前朝所也。今省入州。出東關五十五里。卽楊升庵愼題詩處也。

板橋驛出西關三十五里。歷鷓鴣哨。度石梁。而至歸化寺。去滇城止五里矣。登金馬山。俯瞰城中。煙火萬家。樓閣參差。雙目頓爽也。自江甯至滇城。共七十三驛。計程五千二百零。由洞庭水道。則過之而幾有萬里矣。

會城內有三山。五華其一也。上有武侯祠。明末。永歷帥孫可望建宮殿。登極於上。今則成瓦礫矣。吳三桂邸在城西北隅。今惟餘池沼園亭之址在焉。

螺峯在城東北隅。倚山建元通寺。頗多亭榭。名人題句甚多。俱刻巖石。松楸頗盛。四時綠陰交覆。白雲瀰漫。差足遊覽。夏桂洲有五言律一首鐫崖石上。其辭曰古寺翠崖陰。危亭絕頂臨。鶴巢松有夢。雲出岫無心。仄徑攀蘿上。叢臺刻竹吟。南蠻秋日暝。哀響合猿音。正德十三年秋七月五日。廣信夏言題。但未考桂洲何事而至滇也。

城南七十里。卽太華山。高峻凌虛。城西卽碧雞山。相傳漢時有鳳儀此。所以王褒持節來祀也。城北蛇山。直出雲表。如列屏翰。

金馬碧雞坊在南關外。乃百貨匯聚、人烟輳集之所也。富庶有江浙風。

東郭有金牛寺寺外八角亭中有銅牛一重數萬斤以鎮水怪蓋此地緣溪每春夏霪雨東北萬山之水奔流如駛往往衝圮民居故範牛以鎮明末孫賊僭號取牛鑄錢國朝水發屢壞廬舍今已復鑄水患減矣

銅瓦寺在會城東十餘里金馬山西北麓範銅爲瓦覆寺三楹春月遊人畢集

昆明池方數百里跨雲南安寧晉寧三州郡水如倒流故曰滇水無洩處或曰由西南流入金沙江以趨蜀未知是否

安寧州有温泉甲於諸泉稱三絕第一無硫氣二則身有垢不假澣濯入水俱浮三有疥癬者一澡即痊

大理府爲天竺之妙香國初屬羅刹相傳觀音大士從中印土來登點蒼山巔跡跌信宿今盤陀石尚在化其地結廬勒券刻洱海石壁字跡宛然

蒼山峯頂有黑白二龍池雲霧晦暝羣龍千百出沒黑池尤猛烈樵者不敢近木葉飛墜霹靂隨之

白崖在大理東南烟火萬家有高娘寺與迷都隔百里迷都亦大村落百貨俱集地暖同交趾沃壤數萬頃

點蒼山一名靈鷲梵語耆闍堀蒙氏封爲中岳漢書曰邪龍雲南其山如扶風太乙上有馮河周迴萬步五月積雪皓然即此山也有十九峯夕陽峯居中其高直上五十里登其巔復有大山高五十里度嶺西行達永昌界矣山色蒼翠欲滴奇花異卉偏於巖谷四時不謝早起開爽日出後即雲霧覆之至七

八月雲霧收淨惟一白縷橫截山腰日夕皆然所謂玉帶鎖蒼山也其下多文石三塔寺後產者乃佳餘皆白石而已地暖無冰霜溪澗積雪厚數丈盛夏兒童盌盛賣之和以糖蜜可療飢但多食則生瘴嵐瘴所結也

大理一名羊苴咩城狄青討儂智高史稱智高遺金龍衣而遁不知所終殊不知其終於大理也今其宅遺冢尚存城內有兩司馬祠一祀司馬遷一祀司馬相如漢元封閒遷奉使西征南略邛笮昆明相如持節開越舊故皆立祠祀之隋南蠻叛史萬歲破之追近大和見諸葛武侯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吾者過之萬歲踣其碑碑趺誌曰史萬歲不得仆吾碑遂爲復立今在高娘寺史公亦有遺像明萬歷間鄒應龍撫滇平鐵索箐赤崖羣盜今有戴德祠此葉榆四遺愛也

感通寺在郡南十里點蒼之麓又名蕩山寺峰巒環遶林壑幽深楊升庵寓寺小閣題曰寫韻樓四壁皆升庵墨妙升庵往來大理永昌閒近四十年訪於舊家得白古通元峰年運志其書棁文升庵熟諳其語譯爲滇載記南詔始末方得詳備登寫韻樓雞足雪山橫亘煙雲之表明末滇詩人唐大來薙染號擔當和尙亦寓此樓壽九十餘樓前白茶花高數十丈大數十圍花如玉蘭心殷紅滇南只此一樹埋條分種皆不活也

崇聖寺又名三塔寺在郡北五里三塔矗峙隔洱海百餘里輒望見中塔正方磚石甃成高四十八丈十六級絕頂四角範四金鵝高二丈塔下遊人以巨石投地金鵝昂首長鳴音響清越黔國公楷書山海

大觀四字。文石鑿成。一字縱橫四丈。四石列塔前如屏。銅鐘二。各重十萬斤。南詔建極十三年造。乃唐咸通年也。大雄殿巨麗精巧。覆以琉璃瓦。墁地竝徑丈點蒼石。甬道傍紫荊樹亦高數丈。唐朝老梅狀若古松。亭亭直上。枝幹如檜柏。大士像乃天雨銅汁所鑄。高二十四尺。滇西雨銅雨鐵。乃常事。不足爲怪。然其理不可得而究也。

黃花老人石刻草書。在崇聖寺中。字大如盌。筆法飛舞。相傳以檳榔殼蘸墨書者。老人爲宋元間人。自江右來。住久仙去。四絕句甚佳。其辭曰。王母祠東古佛堂。相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人住。滿谷西風栗葉黃。手拄一條青竹杖。與來日掛百錢遊。夕陽欲下山尤好。深谷無人不可留。帝遣名山護此邦。千家落落嶺西窗。山人乞與山前地。鶴托先開二十雙。掛鏡臺西掛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欲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

宏聖寺在郡西二里。舊名王舍寺。浮屠三十丈。十六級。阿育王建。寺前有楊升庵摹刻禹碑。蒼山向有五百寺。俱阿育王建。今尙存六十餘處。城內大慈、大悲、文殊、普賢、藥師、興福而普賢最大。爲祝聖所。玉局峰下。以唐御史杜光庭爲伽藍。光庭自號青城居士。灌縣人。教授大理。始開文教。龍泉峰下有祭天臺。相傳諸葛武侯征南。在蒼洱駐兵數月。見玉局峰下鳳凰一雙。飛鳴而過。公攬車徧歷榛莽。得峭壁石龕三皇五帝像。乃建閣奉像其中而祀之。又於石上鑿八卦。今尙存焉。

無爲寺在蘭峰。半巉巖峭壁。行茂林數里。兩山豁然中開。從絕澗左折入寺。有石樓寬三十丈。摳衣登之。

洱海雪山近在几席有香柒五株大百圍高八九十丈太古時物也昔有二十餘樹喪亂時爲樵蘇伐盡此僅存者

芒湧溪在郡北二十五里昔有三十八庵巖壑幽秀天風海濤時震林木蒼山中巖號雪山有盤石徑丈爲釋迦苦行地草石皆作旃檀香亦名香石巖傍有鳳眼洞有天生木橋其木半月一換四季長新人跡罕到惟樵徑耳與畢鉢羅窟相近皆點蒼古跡也然天生木橋神力半月一換永昌鶴麗皆有之不止大理也靈鷲列刹相望蓋在天竺幅員之內爲阿育王故封曾建八萬四千塔大理塔基數百皆其舊址唐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梵書至開寶九年始歸其記錄行程曰巍峰曰雞足山曰優波掬多石室曰王舍城曰鷲峰曰阿難半身舍利塔曰畢鉢羅窟以今考之皆大理古跡也蓋當日由西番行入天竺而轉東行以達大理者緣南詔爲蒙氏地而黔蜀之道不通也白古通載釋迦在洱海證如來位而藏中載釋迦於靈鷲山說法華經其說相合又釋迦死時迦葉尊者在耆闍崛山後入雞足雞足與靈鷲相望而畢鉢羅崛舍利塔見存與通紀酉陽雜俎吳船錄舊唐書俱同一轍然則世之所謂佛國者卽在滇南矣

大理西門外教場每年三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爲大街子百貨俱集結茆如闤闠文武官吏共出彈壓以防蒼山後生猓搶刼唐宋元明相沿不廢如小街子逢二五八日聚於各市午過則散矣大理有風花雪月四景上關花下關風蒼山雪洱海月今花斬伐無種風則處處有之下關稍甚耳自九月起至

次年五月。無日不排山倒嶽。破房揭瓦。聲如雷吼。惟黎明少息。辰刻復起。室內然燈。八窗洞開。燈影不搖也。過下關橋。必下蓋盤冠。否則飛颺而去矣。下關南望。萬山壁立。一水中通。其曲折處即風穴。故雖晴和之日。此處仍然大風不息。語云。雨師好黔。風伯好滇。豈風雨果有所好哉。蓋滇西瘴氣特甚。有風則散。亦上天愛人之至。故生風穴於其間也。

洱海源出下關北流合金沙江。江屬麗江府。所謂恆河也。海產大頭魚。食之皮脫。土人不忌。蒼山絕頂有高河菜。七八月生。紅莖碧葉。味辛如芥。

櫻桃樹極多。大數圍。高數十丈。白多於紅。味酸澀。連翹花徧於雜落。黃色可觀。杜鵑有五色。茶花亦有黃紫紅白四種。其大如盌。夜合樹高廣數十畝。枝榦扶疏。曲折開花如小山覆錦。被絕非江浙馬纓之比。

蕁麻數十年不凋。其本可作梁棟。土人以之搆堂屋。番瓜如斛大。重至數百觔者。茄大如斗。瓠匏可盛粟二十斛。片之可爲舟航。梨至有七觔重者。

雲南縣古名洱海。縣南二十五里。爲水目山。水目梵刹。容衆千餘。

太和縣城傍蒼山。學宮衙舍祠廟皆東向。十九峯澗水進城。潺湲不絕。故民殷富。土肥饒。穀穗長至二百八十粒。戎菽年前即采供蔬饌。土人謂之大莞豆。藥有一百七十七種。性良於他產。惟附子自蜀中來。土橄欖生雞落閒。如龍眼。色紅黃。味同閩中青橄欖。黃柑產賓川者。大如盌。胡桃皮薄如紙。山桃皮厚。可榨油。榛松皆不下遼東。但味淡少遜耳。花之屬四時不絕。雖大雪。五色爛漫。略不萎謝。草至五月始

生。以地不熱之故。然花獨不畏寒耶。理不可解也。刺桐花開於七月。極紅。旁映他樹山石皆赤。惟蘭不香。梗葉之大。過閩蘭二十倍。鉤藤亦出蒼山。以之釀酒。名嗶魯麻。

定西嶺在白崖西北。高數千仞。至巔則坦如有水。可種桑麻。皆萬頃也。四十里至趙州。自湖南辰沅以西。皆自下而上。至鎮遠。趨貴陽。俱上大山。斗峻險絕之坡。指不勝屈。皆上峻而下坦也。至定西而盡。其地高中州千有餘里。去天尺五。黑夜星光照耀如晝。天如覆釜。伸手可捫星辰。身雖履地。自覺憑虛。至永昌騰越。更入霄漢矣。

洱海朝東風。暮西風。四季不爽。故舟航來去。皆張帆而行。不假篙櫓。至八月望夜。海中出珊瑚樹。高數丈。漁者盡見。冬日大風。海水倒卓。起火光如山。

金沙江兩岸皆白沙。佛書所謂恆河沙。即此也。上流即狗頭國。今年大水漂一狗頭人至岸。上下衣服同中國。口耳眉目皆狗也。逾日。得土氣。狗人復生。問其言。答之如狗吠。與之飲食。大嚼也。土官解來大理軍門府。因得寓目。後軍門命七官解還原處。解人行一百二十餘日。始抵其國。國中無城郭。有宮室。國王朱冠皁履。跨白馬。佩刀。官吏皆如之。服食起居。中國同也。婚嫁則非。金沙江、水經注所謂西洱河也。洱水合漾水瀾水西南行三日八十里。至瀾滄江。即黑水也。自黑水東北行九千里。達於北京。東行七千里。遶於河甯大理。蓋中國之極西而迤南矣。

沅江武定之閒。有魯葵山。方千里。民皆蓄髮劫掠。流毒官兵不能制。地險絕。鴻荒以來。未見天日。過此。則

銀場在焉。富甲於江浙。

文殊寺方丈面東。雞足當前。如列翠屏。雞足之東。玉峯出天半。此麗江小雪山也。登小雪山。卽望見大雪山矣。小雪山亦出雪蛆。大者如兔。味如乳酥。多食口鼻出血。

雞足山在賓川州。汎洱海四十里。乘風而渡。兩日到山。三峯偃伏如雞距。頂有石門。佛大弟子摩訶迦葉。乘釋迦衣鉢入定於此。候慈氏佛下生。乃入涅槃。逢歲朔四方緇素進香。自漢迄今不絕。大刹七十二所。蘭若三百六十。小庵無算。傳衣羅漢、迦葉寂光、放光五大寺最著。每寺千衆。或數百衆不等。皆刀耕火種爲食。僧多卷毛鉤鼻深目穿耳。卽曩在五臺京師及江浙閩粵所見乞食羅漢也。頗知漢語。迦葉殿在雞足之半。無三十年不火。

賓川州瘴氣甚濃。四五月間。雞足道絕人行。更有變鬼者。婦女居多。或變貓、變羊、變雞鴨、變牛糞、變象馬。遇單客。則殺而奪其貨。村落中或有此種人。左右鄰必鳴官擒治。否則連坐。其人面黃眼赤。神情恍惚。容易識認。

金沙江有二。在緬甸者流而南。在麗江者流而北。南趨南極。北則遶西極。合黃河而入中國。皆發源大理之洱海。卽葉榆澤也。黑水源出吐番嵯和哥界。而流爲瀾滄江。以西洱爲黑水者非也。故足跡不到。盡信書。不如無書也。

騰越鐵少。土人以毛竹截斷。實米其中。熾火煨之。竹焦而飯已熟。甚香美。亦有巢居者。語言不通。地出琥

珀碧玉珍寶。蠻婦紉葉爲衣。飄飄欲仙。葉似野栗。甚大而柔。故耐縫紉。且可卻雨也。

麗江府、土府也。有同知掌府印。知府則木氏世襲。見同知甚恭。稱公祖。自呼曰治晚生。景東蒙化永寧三郡皆然。此三郡不若麗江繁庶。余曾至三郡。山川草木。皆不足紀也。麗江過雪山三四日程。皆喇麻居止。從此達中印度。僧俗俱戴紅帽。烏斯藏戴黃帽。僧稱大寶法王。紅帽者稱二寶法王。皆茹蔬。有幻術。能變化。大寶法王臨死。現七十二相。故土人皆驚怖。以爲活佛也。打箭爐近天全六番。余昔遊蜀。與天全副宣慰楊自唐相識。因入其地。豐庶甲諸番。百貨皆有。烏斯藏以打箭爐爲外障也。

臨安府漢蠻雜處。所轄之石屏阿迷二州。時有蠻患。近日三韓徐印祖知石屏。以威德制之。患少息。郡出橄子。有銅鐵二種。每囊百八顆。銅色者佳。黑鹽井亦出。不及郡中。通海縣出紬與布。斜紋線織。極勻著。澂江府最荒涼。然民淳易治。糧不逋。盜賊少。訟獄簡。易爲循卓吏。惟路南州稍悍耳。然苗猓之患。亦不免也。

廣西府近安南。有莫冶峯。高萬仞。終歲雲霧不開。在師宗彌勒之境。惟三月三日起至四月三日止。一月皎潔。遊人登其巔。望見安南宮室。山中多金銀礦。故民物富。雖十廣南府不及也。

楚雄姚安開化三郡。雖相聞甚遙。而風土則相近。然肥瘠各異。故貧富不類。山川亦有奇異可紀者。洞壑亦有絕勝可遊者。山若凌華、欺岱、眇岳、天鐘、黃雲、紫絲。皆秀色可餐。川若丹池、墨海、雲溪、波塘、荷澤、菱漢。皆可濯纓濯足。而五邑三州之諸生。皆恂恂儒雅。敬慕中國。余曾徧遊三郡邑。車馬之資。飲食之供。

皆各諸生傳奉諸生之家。卽余遊客之郵舍也。別時各有遺贈。土儀之盛。餽贐之豐。多至百金者。甚矣文教之重也。雖蠻貊之鄉。誦詩讀書之人。皆知敬其類。而文物之邦。其能若是也耶。

蒙化府產雞堶菜。赤白二種。赤色味絕佳。其油甘香。可調五味。椒油色碧如泉。其香如蘭。入蔬中食。則沁肺腑。溲溺皆馥。

武定府山川亦可流覽。但民貧土瘠。健於訟。悍於鬬。有燕趙風。所屬祿勸州。有洪冶山。巔有火池。陰雨則熾然。

永昌府瘴癘最濃。產寶石掘者。往往瘴死。井中出圍碁子。光潤如玉琢。勝會城出者。鐵索懸數處。架萬仞山巔。險過盤江百倍。然窄易渡耳。

滇西多蜜餞物。蜜甚多。彝人撲得大蜂。以長線繫其腰。識以色紙。迎風放之。乃集衆蜂奮鋪隨行。度越山嶺。蜂入土竅中。從而掘之。其穴之中。大如城郭。輒得蜜數百斛。故榹椰香附橘橙佛手柑木瓜香圓梅李川芎瓜茄多以蜜漬供客。復以酒醉羣蜂餉親友。如溫台之海味也。蚱蜢油炙如鍛。或曬乾下酒。猓猓男婦小兒。見草中螽斯之屬。卽歡笑撲取。以火燎其毛。嚼吞之。

滇中苗猓猓夔麼些之屬。擔負貨物。項戴半木枷。徒行亦不暫脫。相傳武侯定南蠻。設此號令羣蠻。使其不敢與漢人爲伍。以別貴賤。殊不知非也。彼戴木枷者。殆可負重。以便工作耳。

滇南新語

張泓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滇南新語

清　張　泓纂
泓號西潭。漢軍鑲藍旗人。監生。歷官雲南迤西道。有質桐軒集。

上行水

新興田地最饒。赤旱不荒。蓋由各龍潭之灌溉也。潭有五。或在山之顛。或在巖之下。最廣者曰黑龍潭。而白龍潭之水獨奇。潭居巖下。村人引水上行。能盤旋度山頂。頂畦俱滿。猶餘潤過嶺。諸村落俗謂彼村有女子。昔爲龍所娶。故逆水過嶺。以利其土。又諺有水行十里上牆頭之語。余思水性趨下。前人藉不竭之潭水。殫其智力。鑿洄作渠。盈科後進。勢雖漸高。流仍平也。諺語殊可味。然別潭無效之者。又何故。或曰。彼山少土而多石。

龍會親

新之三月三日。必風雲起白龍潭。大雨雹。至黑龍潭而止。俗云龍會親。且雹不損禾。余親驗之五年矣。信然。

神品蘭

滇之硃砂蘭稱神品。葉與建產同。花稍大。莖高尺許。一莖十餘花。色如猩丹。香清洌過諸種。開於夏秋之交。出南掌國。孟艮土人貿易攜歸。惟新興人善養護。蒙化間效之而劣。他郡邑種之不花。值頗昂。一莖需

銀十五星，然得一盎置書室中，對啜苦茗，眞君子之室也。吾友周梅園載數莖至維揚，人皆驚奇來觀，門幾如市。乃性不耐寒，經冬槁矣。又有雪蘭一莖三花，瓣如通草，心吐微紅，葉柔如線，秀美怡人，歲暮迎年而開，更覺可愛。

土主神

傳爲大士所化，作男像，滇人奉之謹，研和者，古玉乞城也，有廟，藏土主印，志載歲旱出印則立雨，余取覩一三角有紋頑石耳，土人云印自吳逆兵火後已無靈。

通海山茶

山茶宜於滇，惟銀紅大紅二種，在在有之，無黃白錦邊各色，而常一樹千花，俱大如盎，瓣若連環相扣，洵足美觀。通海縣螺頂者名尤著。

藍杜鵑

迤西楚雄大理等郡盛杜鵑，種分五色，有藍者，蔚然天碧，誠宇內奇品，余得一本爲人索去，然滇中亦不多覯。

都拉

有草出迤西，名都拉，能解諸藥性，凡市藥者，遠而棄之，誤入藥室，則諸品不效，雖砒石之烈，亦化爲烏有，服毒者用此立解，其形類梔子而黑。

氤氳使者　北戶錄註：棯草，考草，左行草，無風獨搖草，皆媚蒻藥，此其類耶。何地之多以草諢淫也。

合和草生必相對。夷女採爲末。暗置飲饌中。食所厚少年。則眷慕如膠漆。效勝黃昏散。不更思歸矣。反目者宜用之。多生夷地深山中。余戲謂友人曰。此氤氳使者也。合和云爾哉。而或則資以遣慾謬矣。

九鼎香附

賓川州九鼎山廟中。產香附子。大如欖核。中心橫切。作紅白太極圖如繪。故用者奇而重之。

苴蘭城

滇之省會。卽秦苴蘭城傳爲莊蹻所建。週九里十三步。五華聳其中。吳逆三桂架以宮闕。萬家煙火一片昆明。羣山如拱揖。誠勝境也。山下卽滇海子。有大池。可百畝。赤旱不竭。土人於中種千葉蓮。有隄如西子湖頭。兩岸柳皆合抱。迤逦至御龍寺。寺祀龍神。花木扶疎。迴廊疊石。昔吳逆園圃也。去寺西北半里許。有逆家廟。俗稱洪化府。今改爲別駕署。丹垣猶在。餘蔓草矣。夫三桂受我朝大恩。若果精忠不二。國家豈惜待以沐氏。而乃謀逆自滅。獨何心哉。

龍藪

人謂滇地多龍窟。余初以爲不經。辛未六月五日巳後。省邸頗晴朗。忽亂雲起西北。近乃凝而不流。五龍夭矯。長百丈。懸空際。一護以白雲。餘則黑霧罩之。始見其身。可二三圍。漸上。縮細如杖。其白者尾裊裊復自上漸下。如初從地起者。然突與白雲俱墜西城外。俄而雨點如飛槁葉。龍仍冉冉升天表。白雲擁之。復

縮細如線而隱未幾西郊農民呈報小龍白色墜田間踩禾百餘畝房屋圮近三十間院司飭令驗實賑恤之噫滇果龍藪也哉吾將學爲豢龍氏

起旱蛟

乾隆己巳正月二十日戌刻省城風雨大作電光射人可畏雷訇訇聲不斷忽霹靂一震凡大小衙署從外至內中門洞開雖重扉疊幢鐍火俱熄民居亦然大小東關橫木重鍵皆折若截薪五華山之東北隅官民廨舍共傾頹一千六百餘棟火藥局十一間陷爲深阱五尺餘局貯鎗刃咸屈曲飛散挂數里外各簷牆焦瓦分插遠近街衢及瓦罅中炮重千百觔者悉覓歸自城外各田間余媚家董策三觀察公署鄰於局亦化爲瓦礫場向聞楚北康熙中失燬火藥局與此情形相類惟此有雷雨之異耳當事以藥局起旱蛟致並燬民居詳奏奉旨飭賠誠坐照萬里矣

蛺蝶會

有綰青篆翠翹翹如髻處省城內之北隅者曰螺山又名元通於縣峭紆迴中建元通庵山半懸絕處翼以危亭登巔遠眺則昆明可盥太華可撫也下有潮音洞俗名紅孩談其迹者鄙謬解客頤洞深里許然炬可遊今以藏奸塞尚竅尺餘存其意惟每歲孟夏蛺蝶千百萬會飛此山屋樹巖壑皆滿有大如輪小於錢者翩翻隨風繽紛五采錦色爛然集必三日始去究不知其去來之何從也余目睹其呈奇不爽者蓋兩載

碧雞關

關在雲南府城西三十里。爲迤西咽喉要區。一峯秀拔。接太華諸山。山不甚高。而晉寧、呈貢、昆陽、昆池等處。了了在目。余從劍陽來省。必停輿久坐。流覽其勝。有雲海盪心胸之概。眞全滇第一區也。核關名所自。通志引漢宣遣王褒入蜀禱金馬碧雞事。然廣輿記載四川崇寧縣有金馬碧雞神祠。與漢史符。則神之在蜀無疑。而志滇者引之。亦文人假事以炫異耳。但滇本益州地。其神之出處亦荒怪。卽謂爲實棲此關也。蓋無不可。

仙人骨

鎭南州之西。有平岡。產仙人骨云。爲仙蛻所遺。色白類雞骨。食之愈諸疾。余每過此。命童子拾各盈掬。幾盡矣。不轉瞬。狼狼復生。有心取之。又無所見。周櫟園書影所載。汀州藍田之蠟燭峯下。產糯米色白。雜沙礫中。若經火微煅。能治心痛。亦取之無盡。正與此同其異。

淮陰後

廣南府有韋土官。傳爲漢淮陰後。當鍾室難作。客匿淮陰三戶兒。見蕭相國。蕭云。中國不可居。惟急跳粵耳。乃遣客致兒於趙陀。且遺陀書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陀遂養爲己子。封之廣南。賜姓韋。存韓之半。今族繁。世官於廣南。聞所藏鄭侯書、尉陀詔、俱勒之鐘鼎。然余常疑之。夫淮陰之誅夷及三族。雖赤帝子假手於呂雉。而何實爲謀主。豈不知嬰杵爲鑒。余意爲此者。其蒯生之流與。

魚金帶

劍池產鯽魚帶。其魚與常鯽無異。重亦不過觔許。腹內有帶如鰾。寬二三分。長尺餘。玉色晶瑩。多或八九莖。冬深帶滿。腹脹裂如被創。帶從孔出。買魚烹食。甚鮮美。取帶曝乾。應手脆折如粉。

琵琶猪

取猪重百餘觔者。去足。剖腸胃。剔諸骨。大石壓之。薄膩若明珀。形類琵琶。因名琵琶猪。麗江女子挾以貿遠。望若潯陽商婦也。

生啖鼈

碎切生鼈肉。雜以生豆腐、豆瓣、蒜、醋之屬。或挺擊豕斃。叢草燎毛。入澗滌淨。做前切製。均生啖。如嗜珍錯。遇佳節。則比戶皆然。然劍人究以燎毛者爲上品。

黑鹽井

大井、東井、橋井、新井、復井、沙井爲井六。黑鹽其總名也。東沙二井在溪河中。東井有天然石磯障上流。又增以壩。俗名曰猪嘴。四時無泛淡之慮。且河漲井益鹹。大異他井之視霖雨若仇也。沙井則夏秋沒洪波。臨涸所煑鹵甚微。例作餘鹽。大橋新復四井俱穿自山根。與東沙二井迥異。深各五六丈。架木如梯而下。及泉各一二眼。積溢過眼。泉即滯不湧。然鹹泉必依淡水以生。復井淡泉居鹹泉之上。仰塞猶滴。必益盛。別傾之。大漏則鹹解。水混盈覓補每不易。隔鹹泉數武開淡井者。惟大新二井有然。晝夜幷汲。互相盈縮。

而在河岸下之橋井與東沙俱無淡泉蓋鄰於河也汲鹹用皮袋去淡恃桔槹鹹泉覆以屋汲貯於槽所司秤量而出竈戶領以煮掘地爲竈約坎深四尺長逾丈餘後稍昂坎內沿以石牆高過坎三四寸寬可六七寸外繞小石渠坎前開火竇一以甕墻內平坎處前層齒齒安廢鍋片架重六七十觔大鍋五後層坎內直間以墻高如坎排大鍋四或六儘後安大鍋二高出前鍋五六寸各鍋相次之際小則掩以泥大則以小桶子鍋周匝實之先注鹵於前層各鍋內煮乾三四分則轉注後層而前層復上新鹵迨轉至極後鍋內以杓揚試水鹽已相半鍋或沸以竹枝鉗生豕油醮之卽止尾二鍋鹽先結邊實中虛名曰鹽垤取出安騎墻各鍋內火足則中邊皆實而鹽成矣餘鍋大小剩微鹵耳其成鹽各鍋始俱染以清油乃登竈受鹵及鹽成堅如石猶錘鑿始盌脫每脫曰一平大鋸解之作五六十觔塊乃秤而加印記載以歸省局其竈八日一易竈丁和坎渠各殘泥入鹵復煮故色多黝但不宜久積久則臭蟲穴以處解之常流血此外有獅子鐙臺柿餅沙包磚塊等鹽皆他產之象形以得名者

滴水箐

箐在復井南二十里無井兩山如複牆誠一線天也中有石壁削立壁間小孔滴水浸凝其下有澗澗上置溝土人汲水仰潑壁上隨流下溝卽鹹度入竈內煎之成鹽年獲三四萬觔夏秋雨多卽停煎矣

象羊廠

自楚之武陵過辰沅度夜郎抵苴蘭墟征人如梯石登天星月漸低若可捫山矗矗不異蠶叢偶坦處曰

壩子。卽城爲郡邑。耕者繞其間。田皆有泉。常涓涓。不畏旱。山產五金礦。余牧新興。聞有湯丹青龍等廠。勞勞未遑一覩。乾隆甲子夏五。攝路南篆。亦有廠甫視事。卽檄辦秋闈。又不果往。乙丑春。路民犂城西象羊山地。得礦苗。呈請開之。遠近來者數千人。得礦者十之八九。不數月。而荒巔成市。卽名之曰象羊廠。余始因巡閱。得其概。其山不甚深峻。方未開之先。旦暮有白色象羊。散滿巖谷。村人逐之。皆化爲流雲。山因以得名。迨甲子冬夜。有聲自山起。殷殷如雌雷。漸至城內。比戶疑爲祟。汛官李鳴歧。常於三鼓後。率兵巡警。施鎗炮而嚮如故。且聞聲在東。追之則西。至西亦然。奔馳逾月。迄礦見始寂。夫地不愛寶。以養民。民賴此以生者。將千萬指。故未出現象羊。將出。有先聲。蓋山靈之所以深示其愼重也。歟按、路舊有廠四十七。開自勝國。今已大半竭。餘鳳凰紅石大龍泰來數廠而已。歲共產銅不萬觔。其不加封閉之故。緣產綠碌石也。石色如鸚鵡翠羽。光膩若凝脂。淨者可混綠松。每千觔。獲銅不及一二十觔。琢爲器。價數倍。象羊獨無。象羊之廠。踞山巔。羣裹糧搭蓆棲其上。曰火房。招集工丁。曰小伙計。或稱弟兄。司飲食者。爲鍋頭。架鑽木者。爲廂頭。開礦曰打礴子。碌有引線。老於廠者皆識之。依線打入。一人掘土。數人負出。曰背荒土。內有豆大碌子者。曰肥荒。檢之。尙可煉。以易油米。碌之深下者。曰井洞。平開者。曰城門洞。洞中石圍土砂者。曰天生洞。洞口不甚寬廣。人皆傴僂入。慮內陷。支以木。間二尺餘。支木四。曰一廂。洞之遠近。以廂計。上有石。則無慮。廂亦不設。洞內五步一火。十步一鐙。所費油鐵。約居薪米之半。而編查防奸。控制得宜。則有司之責綦重矣。礦之最佳者。曰綠錫礦。煉千觔。則銅居其五六。次曰白錫礦。爛頭錫礦。再次曰硃砂錫礦。銅居其

三四下者曰牛版筋僅可敷炭價若夾石硿、稠硿、哈硿則每千觔不過獲銅四五十觔得不償失遇者有憂色咸品搭於佳硿內以煉煉礦曰扯銅其法硿千觔用炭七八百觔不等鑪如夾牆底作圓窠鋪以炭末始加炭硿置炭上竅其後置風箱前下開孔如半月封以泥稍上復開一竇火盛硿鎔則硇自此出而銅沈於底硇竭流即銅成之候矣鈎去半月封泥先掣餘炭既淨用米飲潑入設投以水則爆炸而銅不完好少間銅面凝結鉗出如蟹殼次第潑取每鑪得銅可六七餅呼之曰元嗟乎何天地之生物無盡而人之取之者亦無遺策也至土洞深開爲積霖所陷曰浮洞鑿者常被壓陷封洞門人亦氣閉卒於內常數人及數十人歲所間有可異者後人不知其曾浮每重開或旁及見屍橫斜爲寶氣所養面如生有突立向人索飲食者遇則唾而啐之即僵仆名曰乾蠟子人習見之無足怪新廠尚無余聞之老於湯丹者云每廠衆推老成一人爲客長立規最嚴犯者受其責辱不敢怨常有東西異線打入共得一硿者必爭經客長下視定其左右兩比遵約釋競名曰爭尖子品尖子向非廠規素立愚衆之命禍豈鮮也哉

風土異

滇之天無大寒暑而五穀成地有大川澤而蝦蟹絕辰風西息日揚沙以拔木必自西南來三愆則雨至矣風烈於冬春而雨僅夏秋雨盛風乃稀佳節吉事藉地以松毛否爲不敬巨富不過萬金以一二百金設典鋪亦稱當商女子纏足不裹多隨地坐衣不忍浣恐頻浣而損雖士子近前亦每令人掩鼻有街無市人貨集於趕街之期間時闐然

瓜菓異

滇之香橼佛手大倍閩粵而不香瓜梨杏棗櫻桃蘋果之類味俱淡有黃果類柑亦然惟元江之荔枝阿彌之綠石榴晉寧之天生梨差堪沁齒牙回憶中原佳品蓋渺渺瑤池也

夷異

滇夷種多而俗異性殊擺衣柔狡沙人剛戾獵獵悉癡慫子善記仇數世猶報各居巖穴能陟險或刀耕火耨或射獵爲食皆難以禮法繩惟麗郡中甸維西之把猓猓猓模猓剽悍奉喇嘛其親死必延喇嘛問之名刀把或擦媽向屍誦經咒刀把謂死者無罪則懸屍山樹之極巔以風曰天葬謂有罪則髓屍沈諸江曰水葬或割屍飼禽獸而火其骨截脛骨作筒吹之曰火葬此皆梵書捨身餵鷹虎之說也然各種多食生且有啖生蛇者男女皆佩刀習鏢弩好鬬輕生服飾詭異難以筆罄自設流官後有麗守管學宣能化導革殘骸之俗偉哉

口琴

剖竹成篾取近青長三寸三分寬五分厚一分中開如笙之管中簧約闊二分簧之前筍相錯處狀三尖犬牙刮尖極薄近尖處厚如故約後三分漸凹薄至離相連處三四分復厚兩頭各鑿一孔前孔穿麻線如環以左手無名指小指挽之大食二指捏穿處如執柄橫側貼嘬近脣以氣鼓簧牙其後孔用線長七八寸尾作結穿之線過結阻以右手之食中二指挽線徐徐牽頓之鼓頓有度其簧閃顫成聲民家及夷

婦女多習之。且和以歌。又一種寬僅半兩端瘦削。中作一牙簧。無孔線。三片幷用。而音各異。以左手前三指平執而吹。以右手前三指參差搔其末。亦咿喔可聽。似有宮商。此惟二別邏及闌州之夷女盛吹之。

溜渡

巒水關旁飛峭壁。兩岸懸絕。中臨深淵千丈。水如沸湯。石崚嶒攢排利刃。一失足則成齏粉。浮木觸之立碎。前賢作鐵索橋。懸架板屋於其上。遂爲通大理諸邊之坦途。瀾滄江渡更覺險奇。兩岸險逼。無隙可施鐵索。土人乃作溜渡。俗名曰溜筒江。江寬阻約二三十丈。用大竹纜圍徑尺者二。牢繫兩岸石樁。渡彼岸者東高。渡此岸者西高。以堅藤或絞竹作三圈。牢加羅織。以圈貫纜上。曰溜筒。欲渡者。以繩縛圈中。與縛放豚而肩之無異。岸人力送。即梭逝至半渡。纜弓彎。筒亦搖蕩如鞦韆。少停必自以兩手遞援。始登彼岸。左往右來。兩無礙。至貨物亦縛於圈內。另以細繩繫圈上。溜至中。恐或停阻。用力抽曳。使動而易下。亦頗迅。昔漣軍糈出口。由二別邏渡浪滄。曾閱此。

眠龍洞

洞在鶴郡山中。爲郡人李某題。所謂眠龍者。相傳建文曾駐錫於此。余考之野史。稱建文遜國時。從亡惟程濟葉希賢楊應能同避跡於鶴慶浪穹諸山中。洞喚眠龍。或據是乎。離眠龍洞十數里。有潛龍庵。雙忠墓在焉。蓋即應能希賢兩君埋玉處。庵之昔爲建文所居無疑。而洞爲建文所常往來。更足徵矣。及讀新頒明史。見建文殉國事。始恍然於齊東之惑人也。乃如是。

捨身崖

鳳眼洞在楡城西。蒼山旁支也。城距洞十里。山徑寬坦而陡。上宜馬。下宜轎。中有龍鳳寺。寺爲偏提督圖建。屋僅數椽。可收大理全勝。鳳眼居其南。中有捨身臺。上空下洞。杳冥莫測。近臺吐崖懸虛際。步未及而心已悸。崖畔有仙人牀。平石耳。躋寺北半里許。卽龍眼洞。嶔崎崴岁。險難置足。歸寺。覽遊擊曹士貴詩。並重修寺記。文簡明。詩亦佳。有空山寒不夏、老壁色常秋之句。洵妙才也。

蒼壁玉

龍鳳寺牆藉峭壁約千尋。聞壁上有綠玉。水從中出。視之。綠色一團。不及尺。無光而燥。似以銅綠塗之者。王遊擊順業云。昔瑩潤可愛。後爲麗江沐士官以藥箭射之。乃晦。老僧云。此玉尾耳。頭在箐內。人不能取。姑漫聽之。

地震

今上辛酉歲。余始入滇。牧新興。聞其地常動。未之信也。乙丑調邊。牧劍川。越六年。間日無風。地每作聲。或微搖。筒環簾鈎競如鳴珮。然亦偶耳。庚午。簡調提舉黑鹽井。奉老母攜眷屬之新任。士民祖道。既深戀戀。而劍署之河房亭榭、碧水紅橋。凡經余點綴者。亦覺依依不忍別。辛未。竹醉遙傳劍川五月朔午時地震。而黑井處萬山中。莫究其實。以爲此予昔見事無足詫。秋七月。忽接飛檄。調余復回劍任。辦理災後事宜。檄開民人壓斃千餘口。城垣衙署倉庫祠廟民居悉爲瓦礫。余卽欲星馳就道。而署楚雄府者。苛於交盤。

強紳至十月下浣始離黑井然爲劍民切切抑鬱廢寢食者幾三月矣兼程趨劍於仲冬望前甫至境父老紳士數百人迎馬首痛哭謂天幸餘生復獲覩余予亦不禁相對潸然卽住海虹橋梵刹卹詢地震始末及災後各倒懸狀衆云父母去後自冬及春州人已苦疫地若波載舟撼甚勞稽陳跡每甲子後遇辰戌丑未年必大震憶六十年前逢戊巳驗凋瘵過半今又週甲矣且逢未萬姓預有憂色五月朔日卯時地已搖辰刻日蝕復明煩熱而氣昏慘無風至巳動甚屆午有聲西北來如驚潮決障萬馬奔騰煙塵蔽空行者立者盡顛躓屋宇如摧槁始猶匍匐思避繼皆昏迷撲地莫知所以震既定將一時萬籟俱寂靜若長夜更一時哭聲震天矣萬家樂土倏變蠶叢街衢阜塞忘城南北既不知何處爲吾廬且不知吾之骨肉親戚存亡安在也依稀檢索死態萬狀不忍備述四鄉皆然鳥巢墮散山石飛擊虎豹亦斃惟西南稍輕共計死者三千餘人傷重繼亡者二千餘人破顱斷臂毀面跛足者難更僕數傾屋一萬九千餘間最異震後城內外井悉涸無點滴而釜甑皿物全損斷火食者數朝東北太平等村悉爲劍海所浸海尾墳起至今扼洩沿湖一帶町畦皆付波臣民編蘆以棲雖我父母來亦無片廈以待而地猶時搖搖也語竟復大慟余亦不覺失聲嗟余去劍一年耳何吾民之罹災遽至此極也乃強收淚慰藉之因齋宿於十三日晨輿赴任海虹距州治二十里途中山樹猶識村落異舊淒涼滿目城廓俱非葺松架棚拜闕上任所謂紅橋碧水臺榭河房均爲烏有乃急書民居弛官山禁令民伐木開窰造磚瓦且及農器什物蓋春秋兩易其閭閻震傾之一萬九千餘間煥然鱗比者勘已一萬六千餘間矣官署倉庫祠廟汛房亦奉檄

承修始於壬申九月朔至季冬已報竣惟城垣以部駁未及造而兩載之中又自有夙夜遑遑更爲吾民謀衣食者

挖河

劍川有池曰劍海周四十餘里上納麗江維西萬山之水下由海尾河西達沙溪走浪穹縣匯大理諸水而趨金沙江海尾河長一千九十餘丈寬約七丈平時劍海水漲賴此以爲宣洩海水如鑑漁舟千百菰蒲荇藻掩映其中四圍山樹頗類西子湖頭沿湖村莊田疇錯落如畫亦邊末之巨觀也辛未夏震後東北地下陷一丈五尺水勢逆趨致桑嶺太平邑頭等七十餘村屋宇田地悉爲巨浸海尾河水涸不流七人誤謂河身震高而不知東北陷下也署牧某匿不報七十餘村民人流離丐四方而催科之令數月如風雨余復任履村細勘訪查形勢用水平較量始知東北地低海尾河一丈五尺無怪西涸東浸河不受洩也始具詳請緩地震災民賦又請深濬海尾河以疏洩衆流上遊俱佾允因前牧未報不便逾時具題遂將開河事宜委余私自經營爰自辛未冬至癸酉春躬自節省糲食典衣捐養廉一千八百金合郡士民亦踴躍幫工前後動夫十餘萬築壩開河深一丈五尺長盡河境始放壩海水洞洩三日始平而東北諸村落地畝仍桑田矣哀鴻漸復業初各村被浸無人敢以地陷聞追呼如故余至以水災報併請將未完民欠作三年帶徵蒙制撫委員查勘七十餘村被水田地共一萬畝零題請賑恤按照分數豁免錢糧至河開地涸復勘有水沖沙壓者四十餘頃仍詳請永遠免科又蒙題奉旨允行而七十餘村之瘡痍始

全甦矣。是年碩制軍巡邊至劍。見村落整齊。人民熙皞。城市一新。顧謂余曰。致此州不類被災者。皆由賢司牧之苦心經營也。

水溢

癸酉春。既開濬海尾河。深已一丈五尺餘矣。放壩後。各村田舍已復舊。惟覺河中水出較昔有加。而週遭海岸。不似向有餘地。上流諸水。亦不增於往日。竊疑之。乃浮舴艋。遍歷海心。遇水花噴起。廣數畝。如輪、如蓋、如盆盎。如散珠者。不知幾千萬狀。高水面約尺許。有聲大則濟南之趵突。小則江南之珍珠泉也。舟人不敢前。強就之。如涉巨浪。詢之老漁云。此水新湧。向未覩也。記前歲地震後。即噴起。出水面五六尺。色始黑。而後漸黃。老民曾報前任。因畏險未勘。今高湖面才尺餘耳。何足異。余次日復集漁舟數十。分棹湧處。用鉛錘貫以繩。墜下至底。深三丈七八尺不等。此海心原有暗泉。因地震泉坼。氣過洩。乃砰衝若是也。始知海水較昔加半之故。報明立案。

湯池

古湯池擅名者。陝之華清。爲天下最。而雲南在在有之。如宜良浪穹等處。水俱如沸。有硫黃氣。可以燖雞豚。亦有浴池。土人咸浴之。鶴慶牛街有山巖。巖高十餘丈。峙路邊。嵌空玲瓏。常霧冪之。罅中水出熱甚。人過其旁。蒸蒸然。雖極寒。類深春。俗謂火燄山。鄙俚可笑。不堪浴。惟雲南府屬之安寧州湯泉。可媲美於華清。泉去州西十里。一水可通。其河曰螳川。乾隆丙寅丁卯間。余屢奉檄赴省。安寧爲迤西咽喉。每至。必停

車州刺史鍾祥陳品一豪邁人也善繪事精音律輒留余駐轡同舟西下清溪碧嶂款其目吳歌楚竹娛其耳留連未逾時已抵雲濤寺矣寺倚山臨澗水澄碧如玉喧豗如雷絕似泠泉寺左峭壁聳拔古翠可愛別有洞十餘入其中廈幽折迷返其徑如杭之飛來俗云七竅通天處近澗有醒石醉石牛臥石題韻甚夥寺右則湯池也覆以閣啓仰窗以疏其氣四壁皆巖石古致陸離池中亦甃以石深可沒腹寬廣丈餘內鑿石磴數級可坐浴湯淨如琉璃其底鱗鱗鋪細石泉自石隙出如魚吐沫泛池面乳花融融靈珠顆顆以錢投之翻翻如蛺蛱數刻乃沈濯體無硫黃氣誠勝地也題詠亦多磨崖鐫額者更盛惟楊廷棟提學顏以不因人熱四字可稱佳絕刺史每談必及秦中事余因詰之曰君據此勝何必更憶華清答曰吾憶華清不在湯泉也賓客爲之大噱

稻兩刈

元江府在滇省之東南崇嵐密箐府治設萬峯下其中四時皆暑氣候與嶺表略同稻以仲冬佈種蒔於臘刈於季春刈後復反生成穗至秋再刈所獲微減於前惟熱甚凡流寓稍不戒膩即染瘴殞土著男子無至白鬚者中毒亦鮮女子或瘵耄耋其生理與近日之雷瓊異抑又何耶府治前有山極高峻頂平名三家村頗蕭爽亦無大寒暑有公署在焉太守常年居之以避炎溽

毒溪

哀牢山爲滇之祖脈登巔約六十餘里上極寒下極熱有溪水淺而毒甚人馬不以時渡則受其害水來

自噶薩江古八百媳婦國也由鎮沅府而下歸懋江口渡必於孟仲冬餘月則子夜偷渡雖人不損而馬足被浸毛皆褪落或謂夷多孔雀其糞遺毒歸溪流乃致此然楚黔有毒泉考之復不然

賣六月雪

點蒼跨大理西長百里有峯十九澗三十六最高曰太和頂有池廣數十畝龍窟其中禱雨輒應池傍生交河菜類芹味辛採者須屏息稍有聲冰雹立至山亦不甚高峻至菊節後兩峯已積雪迄夏始消土人及時取雪藏陰巖間屆六月貿於驛亭雪每盌錢一文微加蔗糖於其上余偶過必買數盌雖未及齒已寒沁心脾矣

玉龍雪

中甸在劍川西北五百里外連烏斯藏可達川陝爲通蠻貨之要隘分州判駐焉有玉龍山四時積雪恍削玉插霄漢勢復夭矯山之俊秀無過此者自州治至山計程約半旬餘望之若在肘腋間余搆小閣於署之南偏每晴日登眺晶輝皚徹練雲皎奇盛夏久對令人肌慄其中產雪蛆形類大瓠雪蝦蟇如冀性熱稱珍藥

佛手參

中甸產參花葉如遼陽而根類人手必五指味微苦而甘勝頗益脾氣弱者食之轉致中滿

螺珠

洱水盛產螺。土人取大者剔之。截頭和蒜生食。羣誇珍味。翦其尾。別名螺黃。充宴客上品。更選大螺。破殼尾。用某廟中泉、注釜待沸。滴螺內清水點沸湯中。一煞即漉出。盡成走珠。瑩白可愛。脆美悅口。取他水製之。則散漫不融。官大理者。祕爲奇貨以贈人。惟嫌乾後多枲色耳。

地氣之異

滇地多熱。而奇熱之區。則元江、普洱、開化、及馬伯、鎮沅、威遠、順寧之雲州、臨安之漫瑣、鶴慶之江營。若廣南府治。並所屬之百隘諸處。長年溽暑。而夏尤甚。瘴厲最酷。宦彼者多居山顛避之。漫瑣產精金。往購以十一月正初遄返。遲卽中瘴矣。復有極寒之區。則昭通府治及鶴慶之中甸、維西。長年沍寒。而冬更甚。六月尙御裘。其餘郡邑。四時皆春矣。

寶井

井在阿哇國界。產玫瑰等寶石。去騰越州三十餘日。惟江右客時裹糧以往。井深寒。蠻人服砒少許。縋下。取石子滿貯狗皮袋。負以上。既出。猶寒顫欲絕。每袋謂之一卧。（精改切。）索價甚昂。客買一袋。或碾得平常寶石十餘塊。及一二塊。或竟得映紅映青一塊。及數塊者。亦有一袋之內。碾洗皆頑然者。遇不遇。若有命焉。豈惟名哉。

軟玉

出麗江之摸棱山。山勢崚嶒。土人鑿穴開取。初出如石膏。見風卽堅。有若碧玉者、沈香玉者。皆極明透柔

如青田壽山諸洞石作印章脆不受鐫惟琢酒器及水注甚可觀麗郡配七儀以贈人美曰軟玉又墨玉一種性極堅初取出色正綠以油或汗手撫之即黑如漆制撫作念珠錫以嘉名曰貝峯石且充貢

鹽政

滇處天末幅幀遼闊而民戶日增食鹽歲需三千六百餘萬滇產鹽者九井歲止三千五百餘萬尚不敷九十餘萬觔沿邊諸處每有淡食之苦自制軍慶公福撫軍張公允隨奏請運貢川鹽一百萬以濟昭通東川兩府又請運買粵鹽二百萬以濟廣西廣南兩府於是鹽頗充溢而各州縣均有隨銷之患焉各竈戶煎鹽從前柴木甚近邇來日伐日遠柴價昂而鹽本因之亦貴竈戶煎辦拮据難以養生屢有拖欠逃逸之弊余任黑井提舉司時制軍碩公色楡余會同鹽道張公惟寅確商重定通省鹽觔章程余因力陳竈戶艱苦必得加添薪本腳戶加價以杜盜賣而裕公務并陳明採買餘鹽之弊蓋九井中惟黑井產鹽最豐白井次之白井不患無鹵而柴難黑井不患無柴而鹵少緣從前較煎之官過爲苛細涓滴不留餘步至加煎額鹽一千零九十萬廣往額一倍然鹽增而用薪亦增薪益艱竈戶虧懸不能自辦仰給薪本於上價又仍舊額是驅竈戶以逋逃也查歷年卷案可爲各竈稍蘇其力者惟免採買餘鹽一策前提舉孫必榮以竈戶薪本不足乃假採買餘鹽以暗益薪本其鹽出沙露井歷未報明入額井在河中夏秋水漲鹵解必冬涸井露方汲煎各竈領鹵及薪本每鹽百觔銀二兩較成本多銀一兩一錢各竈欣然既有鹵可補額鹽復獲銀可助薪本煎至次年三月井沒始停歲可獲鹽四十餘萬名曰餘鹽究非餘也余查

實議詳．與其明賣餘鹽．暗加薪本．不若免買餘鹽．明加薪本．年年報解．毋庸假借．以蹈欺隱．上官許之．惟每年所加之薪項無出．余復歷陳各州縣行銷鹽觔．每百觔可獲羨餘若干．若少分潤．以蘇竈力．似亦急公惠下之義．各憲嘉許．即飭余定之．余何敢避嫌怨．乃於州縣羨餘中．通計可獲銀五六萬餘兩．擬扣存四萬兩．一增竈戶之薪本．一加腳戶之運價．其餘存剩銀兩．仍留爲各州縣運銷店費．庶竈戶腳夫獲實用．而各州縣亦未至拮据也．入於章程中．恭蒙奏允．而黑井之煎辦．至今有餘力焉．

鹽井

滇民食鹽．各有界限．黑井供雲南、楚雄、曲靖三府．安豐井、琅井、阿陋井、安寧州安井供徽江、臨安、開化三府．按板井、抱母井供元江、普洱、鎮沅三府．白井供大理、永昌、鶴慶、蒙化四府．雲龍州井供順寧府．兼供永昌麗江井．五井、彌沙井供麗江府．劍川州二處．維西、中甸食口外沙鹽．景東府食本地沙井鹽．東川、昭通二府食川鹽．廣西、廣南二府食粵鹽．俱不敢紊越界者．以私論．然人畜食鹽．其性各與水土相習．如浪穹素食雲龍井鹽．後改白井．則民食之脹．牛羊食之輒病死．民屢訴．未許復．咸私買雲龍井鹽．官知之．亦不禁也．余定章程．曾請改浪穹仍食雲龍．以便民．鰾使以白井鹽多．少一縣食鹽．則鹽無銷處．未允行．

螞蝗箐

箐在劍川西北三百里．至中甸之通衢要徑也．路險峻．有十二關千、鬼見愁、猴猻怕等名．惟螞蝗箐更醜惡．援枝附葉．粘壁纏徑．皆滿．或長寸餘．至數寸．過客袖手蒙頭．掩面急趨．鮮不被吮毒者．馬驛皆汗血雖

坐輿中。闇幙四遮。而衣袖間必陰伏一二。狀甚可憎。箐長數里。過此絕無。地之生物不測至此。卽問之造物。亦何以自解。

羅漢

丙寅秋。劍川巡役忽報拿獲越境羅漢二名候訊。余詫之。夫羅漢乃釋氏之大善知識。猶吾儒之有賢人。今曰拿獲。殊不解。命帶入二僧也。其一清癯微髭。慈悲可掬。緇衣一則虬髯連鬢。廣顙豐頤。大腹益背。胸前至臍。毛分生長寸許。眼光四射。狀寺中所塑降龍伏虎者。亦衣緇。坐地不跪。抗訴云。西羅漢地方人。壇者一百三十歲。久住中甸。解中國語。吾年一百七十歲。因慕南海普陀之勝。不憚萬里。相約步往一遊。吾無罪。何拘解至此。聲如洪鐘。悉梵語。不可解。壇者代譯以告。時有瞻對之役。雖研詰無他。恐奸細所爲。乃押交中甸。檄土官解回。嗣詢劍川父老。咸稱羅漢在青海極西。人多壽。有四五百歲。眉有長二三寸者。皆茹齋嗜酒。產綠松石。蠻客多往貿轉至中甸。常語人如此。余始知有羅漢一域。前來者之稱羅漢非僞。併悟佛中之羅漢。因地得名耳。

雞足山

山踞滇之西南面。屬大理之賓川、鄧川二州。東北面屬鶴慶。高五十餘里。傳爲迦葉得道處。頂有華首門。石壁森立。壁上有痕如雙扉。云迦葉圓寂後。壁頓開。龕進卽閉。故其痕猶存。門外夜半卽見日出。而七八月之交。陰雨午晴。有光如鏡。大丈餘。自金光寺前起。浮至巔。對之無遁形。僧謂卽羅綿雲起。必現佛光。更

於薄暮有佛燈萬點散落峯間樹杪此釋言傳燈及大放光明之所由依託與然餘月無有也山中大寺三百六十餘茅庵不可指屈峯巒奇秀曲折幽深甲於方輿諸名山產竹筍香而甘夏秋食之美山多松皆偃蓋攫拏如羣龍蟠數圍撐天幕地行人鬚眉皆綠諸刹隱隱在空翠中有水發於西壇寺飛挂晴峯闊數丈高數千尺如玉虬夭矯舞松竹間匡廬瀑布蓋不足數也余曾因公省旋便道往遊時秋仲朔二日也入山中拈花寺宿大覺寺將半山矣明日住舍利院又明日始自迦葉殿躋金殿攀援鐵索仰矱至華首門登巔天風凜冽寒不可忍重裘莫禦也眼底羣峯如排浪千百萬疊遙見清影一杯僧指曰彼洱海也其中甸之大小雪山皆如玉女斂衽起居足下誠寓宙大觀也乃遠寄天末不獲與嵩岱比肩同備巡狩殆亦有幸不幸焉因寒極不耐久竚仍下宿舍利翌晨尋金光寺轉後嶺而還

唐梅

大理之西村中有梅一株大可合抱半就槁倣坡仙筆意半蔥翠而花土人云唐時物也古秀可愛花時遊人甚夥更於枯幹之上每發一二花貼梗如壽陽粧益奇妙軍門潘公飾取枯幹鑿作酒器名曰唐梅杯亦韻

龍女花

樹高五丈有奇圍七尺餘葉如木筆大倍之冬不凋花於秋如盆瓣類蓮潔白似玉攢叢黃鬚中一鬚長四五寸結頂狀如意出瓣外香類優曇聞數里一開千數百朵遠望疑層雪滇南惟此一本豈古之瓊花

與俗傳爲龍女所植。竭智分之。立槁。樹在大理蒼山之感通寺前。

遷學紀應

乾隆乙丑冬。余以新興牧調任劍川。首謁文廟。殿宇荒圮。兩廡殘頹。地勢卑窪。蝦蛆逐蛙於欞陛之間。爲之徬徨鑿壁。欲求所以妥先聖先賢之靈爽者。及觀風閱士子文。氣格腐弱。漫無程式。爰意劍雖邊末。勝國時。亦有何可及侍御。何我朝百載薰陶。而竟無一登賢書之人。學業醫序。同付荊榛。此有司之責也。亟集學官紳士。詢學宮荒廢之故。僉曰。民貧地瘠。鋤口不暇。實無力爲之。非敢吝修學。且負笈亦窘也。余聞之惻然。而圖振興益力。適因公至北郭。麗江寺。寺踞金華山之正幹。發脈於老君山。逶迤入栗坪。而結陽基於此。地勢堆秀。其前全城在目。煙火萬家。外收劍湖。碧波千頃。湖上文星、掛榜、天馬、旗鼓諸峯。羅列左有太子廟山之瀑布百尺。右卽金華勝界。下瞰西湖如鏡。村落寺寓。參差拱伏。遷學佳壤。審度無逾於是。乃獨斷於心。詳明立案。捐俸率役。移麗江諸佛像於報國寺。徙僧合祀之。改大雄殿爲啓聖宮。於宮前敞處。構大成殿。起月臺。繞以石欄。階級去鐘樓。易兩廊爲兩廡。前起大成門。旁建鄉賢名宦祠。起櫺星門。門左爲更衣亭。亭右建省牲所。前濬泮池。鑿洞引瀑布以注之。長年不竭。其騰蛟起鳳兩門及明倫堂。皆建如定制。乃筮吉率學官及同城文武衿耆等。奉舊廟各主釋菜於新學。兼聘名師。就尊經閣以訓生童之雋者。初建大成殿。破土時。土中出白氣如曳練。直衝霄漢。逾時始散。衆咸額手稱異。計一載工竣。復於奉主入廟時。有彩雲如鸞鳳五色繽紛。正覆新殿。自巳至午。萬姓歡騰。諸生皆作詩以志祥。自遷學後。本州

廿受禾卽魁丁卯鄉榜庚午則馬繼良亦與鹿鳴迨後地震大成殿獨無恙餘多傾卸余復任後重修之

禿鶖

劍地東北被震低陷村民方困於水有鳥來立水中高約九尺州民詫異往觀者日以千計章參將帶鳥鎗手十名往擊之而鳥之貌甚閒暇雖鉛彈及身前行數步而已繼施子母炮始振翮去止海東村秧田內適村童數輩薙草塍間鳥逐而啄之童輩驚呼其中稍長者奮鐮斷鳥脛村人聞聲羣往捶斃負呈州衙厥形似鶴作灰褐色喙黑如鋤長頸赤目頭禿而肉紫紅疊起可憎翅如輪余曰此禿鶖也見之大水是秋果然

夜市

嶺南有鬼市在殘漏之前劍川有夜市在禁鼓初動之後劍處滇之極西爲進藏門戶士著皆彝稍識衣冠禮義者客籍軍籍而已一傅衆啾亦久樂鮑肆如蘭室也州之沙溪甸尾皆有市悄悄長晝煙冷街衢日落昏黃百貨乃集村人蟻赴手然松節曰明子高低遠近如螢如燐負女攜男趨市買賣多席地羣歆和歌跳舞酬鬬其常而藉此以爲桑間濮上則彝習之陋惡也已甚屆二鼓始扶醉漸散者半蓋劍士磽瘠食衆生寡民俱世業木工滇之七十餘州縣及鄰滇之黔川等省善規矩斧鑿者隨地皆劍民近則仲夏孟冬栽獲兩歸遠則以收獲爲期必一返獲畢仍往是以劍之耘耨樵牧盡屬村妝男既遠遊女當門戶催糧編甲亦多婦代夫役皆能練事無誤余司牧於是其最關風化者莫如夜市乃首禁之立爲條教

示以男女有別、出作入息之義。及違禁之罰。遴各里衿耆之方正者。家喻而戶曉之。民初不以爲便。逾月而夜市絕。日中盡列闤闠矣。乃爲之勸墾種。廣樹畜。易田疇。疏泉源。開陂堰。興陶冶。經營五年。貿藝者多歸安其業。而城市婦女之跡遂鮮。

潭赤

省城東十餘里。山不甚高。古松夾徑。蒼翠欲滴。中有寺。即邱處機道場也。下有潭。寬廣十餘畝。四時澄徹。深淺不一。傍水架閣十餘楹。幽折取勝。土人云。潭之最深處。有黑龍居之。祈雨驗。余曾奉委行祀禮。留連數晨夕。惟天光雲影共此徘徊耳。乾隆戊辰三月。僧赴院司報稱潭水變赤。委驗如報。池面作猩紅。三日復舊。無他異。

鳳凰蛋 附地湧金蓮

余司黑井時。土人獻鳳凰蛋。大如僧家鉢。形正圓。色深碧。揭其外膚。似鳳尾蕉葉。交護層羅。膚盡中空。綴黃實十餘枚。類枇杷。殼如栗肉。白。土人云。味與生銀杏埒。微澀。食之固精氣。產深箐懸崖。採之不易。樵者偶獲。即送官邀賞。余薄賞之。而還其所獻。地湧金蓮花。其本圓直。如三尺闌柱。花開其顛。狀千葉蓮。深黃作金色。花萼葉出。亦如鳳蕉。然當未開時。儼疑刻木立表也。

劍川運糧記

秤夏野人。在瀾滄江怒江之極北。黑齒繡面。以包穀爲食。禾稻間有。不服王化。視長腿者。其酋也。偶野人

渡江至保山縣境買牛。還遇汛兵。疑爲盜。阻留盤詰。卽殺兵遁歸。縣差追緝。長腿挺身拒捕差復斃。保令會同永昌鎭通詳請勦。制府張允隨據題。撥撫標左營遊擊謝光宗、提標參將高欽領兵八百往。分駐三台山、二別邏。以擊討倡亂者。檄余督運軍糧。而劍川去二別邏四百餘里。山徑險惡。歷少人行。且必經瀾滄之溜渡。渡外俱夷人。木強作烏語。巖棲穴處。並無村店。人負米不過三斗日行三十餘里。多迷道。其間懸峭數處。夷人升之。捷若猿猱。劍民皆仰首以號。而軍食孔亟。乃因地熟籌。以劍民運至日見廠。（廠屬麗江府出銅。）越廠。卽瀾滄增其腳價。覓江外夷人以接運。多派丁役。執械押送。每三十里。僱帶工匠。斧林芟葉。設棚十餘間。爲負運棲宿之所。時五月。大雨時行。余坐竹兜。二人肩之。然不時步行也。遇懸峭處。令雙垂長藤橫繫勁枝。以意造軟梯。攀援而上。始抵二別邏。山高十餘里。側下成坡。坡再下。卽怒江。水聲洶洶。觸石處浪高丈許。官兵臨江扎營坡上。余度形勢。密謂鶴麗鎭標守備李某曰。阻巖逼水。此絕地也。倘夷人憑嶺施弩。滾放擂石。進退維谷。將何以禦。速移毋取敗。李以別無善地爲慮。余強攜之行。於坡坂一里外。覓得平壤數百丈。可作蚰蟠陣以立寨。乃急令移營。起隊未百步。而擂石飛墮。幸免折傷。余復留運夫開治險峻。焚近營草木。以防潛匿。沿江一帶。石壁插天。行路在岸下。嵯巖怪石。差參錯落。水大卽沒。水退則露。履石往來。皆作驚蛙跳擲狀。無咫尺可安步者。稍不戒。卽墮逝洪波矣。因視岸壁古藤纓絡。乃就與人身等處。更取老藤接續聯貫。石盡乃止。俾夫卒得藉手以無恐。計自初夏進勦。孟秋甫奏凱。雖有斬獲。而首惡祝長腿究未成擒。後用土官率土兵進。始伏誅。謝遊擊用二百金購其首以獻捷。初秤戛恃險負固。並未

與官軍一戰。自祝長腿死。始漸出就戮。秤戛乃平。

滇茶

滇茶有數種。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葉粗味澀。亦作團。冒普茗名以愚外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劣。普茶珍品。則有毛尖、芽茶、女兒之號。毛尖卽雨前所採者。不作團。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綠可愛。芽茶較毛尖稍壯。採治成團。以二兩四兩爲率。滇人重之。女兒茶亦芽茶之類。取於穀雨後。以一觔至十觔爲一團。皆夷女採治。貨銀以積爲奩資。故名。制撫例用三者充歲貢。其餘粗普葉。皆散賣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餅。摹印。備饋遺。而歲貢中亦有女兒茶膏。併進蕊珠茶。茶爲祿豐山產。形如甘露子。差小。非葉。特茶樹之萌茁耳。可卻熱疾。又茶產順寧府玉皇廟內。一旗一槍。色瑩碧。不殊杭之龍井。惟香過烈。轉覺不適口。性又極寒。味近苦。無龍井中和之氣矣。若迤西之浪穹、劍川、麗江諸邊地。則採槐柳之寄生以代茶。然惟迤西人甘之。

大頭猓羅

元江之新平、嶍峨兩縣境。有山曰魯魁。界連楚雄郡。極深峻。約廣百餘里。頂有泉。如十畝池。大旱不涸。繞山皆腴田。夷人久踞成巢。不納稅賦。林深箐密。路道旁雜。其性兇狠。善鎗弩。時爲盜。以布纏頭十餘層如栲栳。土人呼之爲大頭猓羅。向遇春冬。則下至近山村落。挨索保頭錢。各戶派給之。稍不遂。卽肆焚殺。民苦其擾。雍正中。夷衆烏合破新平。踩閻閻。劫倉庫。取梨園行頭冠服。鼓吹宴饗於城山之上。復犯嶍峨。遇

大兵擒其魁進勦搜山無辜者仍發回安插惜未乘時盡遷之近雖漸被王化而纏頭習技如故人仍呼之爲大頭猓羅

蔬異

雲南之果無楊梅荔無香芋瓜無香瓜餘皆同他省而蔬之屬間有他省所罕覯者如樹鬚附產於深山松櫪形類苔飄漾若美髯樵人採以貨味淡而質脆滑生拌可食又高軒鹽井有池產龍鬚細如髮作棲色咊乃類海錯笋稱澂江永北兩府爲最多產於四月究未若江浙之饒惟雞足山所產可卑天下生於初秋大可拱把長逾尺甜脆而有清香多食不損脾恨難遠致耳蕈中有蕈蓯大者如捧盤厚逾口蘑初色黑鮮妙無媲蒙自縣多產之土人漬以鹽蒸存可耐久餘滷浮膩別貯爲蓯油或連滷蒸杵爲蓯醬當事羣珍之余常乾之以佐饌雖稍遜臺榆而亦可奴婢諸天花矣至水中似苔蔘者呼爲海葉種小穬爲穭香菜他省雖不經見然無大佳處未若樹鬚龍鬚香笋蘿蓯之絕倫超羣也

蠱

蜀中多蓄蠱以金蠶爲最能戕人之生攝其魂而役以盜財帛富則遺之故有嫁金蠶之說滇之東西兩迤無金蠶其鼠蛇蝦蟆等蠱害較烈每夜靜雲密有物熠燿如流星低度掠屋脊而遄飛尾銳修爍寒焰搖動心目余甚詫之詢於同官始知民家有放蠱事併述蠱所止善食小兒腦爲鬼盜如金蠶然豢蠱之家其婦女咸爲蠱所淫稍拂欲卽轉食蠱家小兒女千計莫遣必蠱家貧絕始自去人頗畏不敢蓄且官

法日嚴。亦更無造蠱者。而遺孽未殄。散落民家。猶懼禍衺養。蹤跡隱祕。比鄰莫知。余聞而痛惡之。屢於新興劍川設法告捕。思盡殲其種類。間有首者。往搜無所獲。用生蝟取之。亦縮縮無效。深以爲恨。然緝之愈力。而蠱影流殃。亦隨地漸減。又山中擺夷。剝全牛。能咒其皮如芥子。貨客入山。不戒。或爲夷女所悅。當貨畢言歸。卽私投飲食以食客。女約來期。如約至。乃得解。逾期。則蠱作腹裂。皮出如新剝者。更聞元郡江外。以木易客腿。索財既足。始復其蹤。否則木脫夔立矣。其害亞於蠱。安能得此輩而盡律以大辟。邊荒妖毒。庶其息乎。遺孽爲害之說。余殊不敢信。

黃連

自昔藥品珍雅連。密刺外佈。折之。出輕煙。中心作菊花狀。而重逾數十星者。歷未前聞。滇之維西、麗江、中甸接壤。打箭鑪。與川爲近。猓猓夷地亦產連。枝壯刺疎。色深黃。章江賈攜細布絨線易之。雜雅產以貨。聞慶公復節制雲貴時。得數枝。皆重劬許。車爲念珠。將粧飾以充貢。余頗疑之。及丙寅攝鶴慶守篆。有持一枝來售者。重十二兩。索值頗昂。嗟乎。此連之形則偉矣。未知其功用之可與雅連並駕否。

維西見聞紀

余慶遠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維西見聞紀

清　余慶遠纂　慶遠字璟度湖北安陸縣人

維西在滇徼外屬麗江通判治雲南通志但云明時內附

本朝康熙間爲達賴喇嘛所據雍正七年設流官於建設沿革之由既不詳而天時土宇風俗之類亦悉不載家兄以乾隆己丑判麗江余至解居有時知土官之老者能識往事諳華語進而訪之頗得其詳維西於唐爲吐番東封明以前無可考萬歷間麗江土知府木氏寖強日率麼些兵攻吐番地吐番建碉樓數百座以禦之維西之六邨喇普其宗皆要害拒守尤固木氏以巨木作碓曳以擊碉碉悉崩遂取各要害地屠其民而徙麼些戍焉自奔子欄以北番人懼皆降於是自維西及中甸並現隸四川之巴塘裏塘木氏皆有之收其賦稅而以內附上聞

本朝康熙十三年吳三桂畔其孫世璠敗乃割其宗以北地賂青海求援維西復淪於吐番後數年旋收復隸四川以土官羈縻之達賴喇嘛事我朝甚恭未之據也雍正七年以其爲雲南西北門戶乃分隸鶴慶府移通判治之建城設兵於舊頭目七人給土千總銜三土把總銜四分治其地而受約束於通判纖衣之儔衣冠跗蹠皆有中華風重譯之外怒子入貢蓋我聖朝德威被暨之遠矣乾隆十九年以地距麗江較近改隸麗江府地境遼絕天時迥別殊方異俗甚多不經予得之目者十三四訪之父老得六七爲

併記之。列爲氣候、道路、夷人、物器四門。別爲例言。而並述其建設之由於卷首焉。皆乾隆庚寅歲秋七月。楚滇余慶遠璟度氏書於維西署之天香書屋。

例言四則

邑志於天則紀星野。星野者。徵之古史。無異可述。維西隸滇而界蜀。其爲何星分野。亦不可考。最不同者。寒非其時。燠非其候。相去一二百里。而寒燠又復懸絕。其理殊多難測。合各地而紀其氣候。以見天無異形。而有異氣。亦足補談天之未備也。至於滇省視中土爲極高。而維西又滇之上游。地峻則視天低而星辰大。此一異也。滇省夏日較楚爲短。冬日較楚爲長。余於旅閒試之。證之時憲書所列不謬。維西日晷較之省會。夏日微長。冬日微短。或以界近西蜀之故歟。又一異也。今止紀氣候。北極高度。定緯未足以測其實據也。

維西地境。廣二百里。三百里。袤千四百里。惟浪滄金沙江之岸。有可耕之土。兩江之間。皆崇山峻嶺。喬木石岩。荒陬無人。雖廣袤遙遠。不足爲異。因崇紀其道路之險焉。維西之道路。皆循金沙浪滄之江以通。一綫幽篁。悉盤曲千磴。上臨懸厂。下逼危磯。山從人面。雲向馬頭。未足以方其崎嶇。而所在皆是。牘不勝書。今乃擇其尤險而非人境所有者。紀其數處焉。

維西夷人六種。省志種人中皆已志之。然語多附會。事不確實。而奇絕之極者。則皆缺焉。余目擊博訪。備得詳細。不襲不飾。不略不遺。歷紀之。以知人類之繁。而所性竟有與人殊者。喇嘛佛教。輪迴轉世。是爲理

之所無。而事之所有。齊諧之外。怪不勝誌。雖非於衆夷人之外。別爲生育者。而其怪也。人也。夷也。故於夷人後統而紀之。中土所有之物。維西多有之。同此天地。而同爲人類。草木鳥獸。服食器用。同於中土。理所應然也。金沙浪滄產金。其岸之山產銀及銅。此亦滇地所常有。不足紀。今於草木禽獸器用之類。或爲滇不常有。或爲他省所無。而並非滇地共有者。紀之。以見天地異而人異。人異而物亦異之有如此也。物器之名。多紀以華語。其或有夷語之名字不繁。而又爲華人所沿稱者。則對音紀之。而義不必其盡合。亦惟知其有物之爲異而已矣。余處遠又識。

氣候近城　其宗喇普　康普葉枝
齊子關　阿墩子

天傾西北。氣肅而寒。春風不到。曰鴈門關。吐番一區。偏異寒暄。不紀樓闕。乃爲談天紀氣候。

近城山環。而風不烈。氣候稍溫。春夏多霖雨。秋冬多嵐霧。冬氣多。春氣少。夏氣則絕無矣。雖三伏晴。必衣絮。雨則著裘。四時入夜尤寒。蓋山嵐氣勝也。八月隕霜。四月方止。九月雨雪。十月彌甚。成片而下。踰時盈尺。然十一二月之交。積雪數尺。不事重裘。夜結堅冰。晝則悉融。蓋以中土視之。在西南隅。日在北陸。夏則遠日。日在南陸。冬則近日。故夏雖寒。而冬暖反勝於中土。

其宗喇普逼近金沙江。地卑氣暖。夏日溽暑。同於中土。冬日和煦。彷彿昆明。穀麥多豐。花木最勝。

康普葉枝在浪滄江干。地勢卑下。氣候亦暖。三冬環山積雪。春盛難消。八月繁霜。與近城等。以漸至西北。故雖在江干。而炎燠之氣。頗不如其宗喇普。

奔子欄亦在金沙江岸。地隘山高。夏炎而暑。峯頭多雪。冬令殊寒。阿墩子逼近西藏青海。雪山千古不消。引領可見。常年多西北風。皆冬氣也。四月雨雪。七月隕霜。嚴寒黃霧。頗同塞外。

道路　栗地坪　白鉉山　梭石

環維皆山。山大無名。浪滄金沙。其勢建瓴。引藤捫葛。險莫之勝。飛渡蓬萊。或可以形。無橇樏之迹。遺九邱之經。匪曰人力。扶輿之靈。紀道路。

栗地坪在城東四十里。適維西之路。經焉。高三十里。峻嶺重複。緣溪爲徑。如階如梯。險仄逼人。喬木蘙蔽。晝不見景。雲嵐往復。常多雨霧。雖盛夏天晴。必衣裘衣。九月雨雪。冬春之際。則積雪一二丈。十年前。至秋暮。路旁每一丈遠。竪一高竿。每三尺高。繫一橫欄。路或二三旬不通。視天稍霽。乃督兵卒夷人二百。循竿扶欄。往還踐之。雪固如溪。人由溪內。新雪復積。仍前踐之。至二三月。晴霽日久。雪半融而柔脆。人猶可行。馬至則陷。立夏之後。雪融路出。而深岩之雪。容有嵌自太始者。近年雪微減。兵卒於雪中亦能識路。踐雪成路如故。不復立竿欄也。白鉉山在城北一千三百里。高四十里。由阿墩子踰此山。至吉咱廠。九月積雪。六月始消。七八月之間。旋風如水。寒氣徹骨。人升高氣喘。口鼻之間。迎風不能呼吸。輒僵不甦。土人謂之寒瘴。一至山頂。黃雲四起。五步之內。不復見人。高聲言笑。即有拳大之雹。密下不止。人亦多斃焉。

梭石坡在城西北四百里。自城至阿墩子所必由者。其山石骨而砂膚。浮疎頹潰。長三里。厚不可測。下逼

浪滄江。風及雨。則砂卸石。崩石如礧如梱。如闕如柈。如轆轤。如碾如瓜。如刳木。如盤根。相緣相擊。相激相旋轉而下。聲如淅瀝。如琢如伐木。如版築。如羣鳥飛。如垣傾。江干喬木。觸之立折。人至此。必視風雨靜而後踏砂徐行。或行里許風作。砂下石擊。無不斃之江中。初別駕謝公。欲渡江至對岸開路。則壁削岩广。欲置舟。則石聚磯危。卒皆無濟。年以人馬斃聞者數數也。

溜筒江。維西以金沙浪滄江爲天塹。水湍急。舟不可渡。乃設溜繩。其法。對岸栽石。橫江繫竹纜。江陽自上而下。江陰自下而上。一以通往來之渡。渡則攜一竹片如瓦者。兩旁有孔。繫繩。人畜縛於繩。竹冒於纜。如梭擲而渡之。或止可繫一纜。兩岸高懸。中墜而低。往來皆渡於此。至低處。則以手挽纜。遞引而上。渡物則人前物後。引而渡焉。史記所謂筰也。筰非一處。以夷語譯之。每過筰。皆曰溜筒江。

夷人（麼些古宗那馬巴江栗粟怒子黃教喇嘛紅教喇嘛謨勒孤喇嘛善知識喇嘛）

三百六十。傈僳之屬。貫胸翁耳。莫窮其族。孟津之會。有國曰濮。維濮之西。厥有殊俗。紀夷人。

麼些。卽唐書所載麼些兵是也。元錯麗江。明土知府木氏攻取吐番六村、康普、葉枝、其宗、喇普地。屠其民。徙麼些戍之。後漸蕃衍。倚山而居。覆板爲屋。檐僅容人。自建設以來。男皆剃頭辮髮。不冠。多以青布纏頭。衣盤領白纖。不襲不裏。綿布袴不掩膝。婦髻向前。頂束布勒。若菱角。耳環粗如藤。綴如龍眼果。銅銀爲之。視家貧富。衣白褐青緣。及臍爲度。以裙爲裳。蓋膝爲度。不著袴。裹臙脂以花布帶束之。女紅之類。皆不能習。男婦老幼。率喜佩刀爲飾。不愛頮澤。衣至敝不澣。數日不沐。經年不浴。冬不重衣。雪亦跣足。嚴寒則覆

背以羊皮或以白毡近年間有著履靿者頭目效華人衣冠而婦粧不改猪長及脛亦其舊製以別齊民也多畜馬牛羊及琵琶猪爲富頭目倍蓄之冬日屠豕去骨足醃令如琵琶形故云二三百戶或百餘戶或數十戶一頭目建設時地大戶繁者爲土千總把總爲頭人次爲鄉約次爲火頭皆各子其民子繼弟及世守莫易稱爲木瓜猶華言官也對之稱爲那哈猶華言主也所屬麼些見皆跪拜奉物及對則屈一膝訟亦赴愬有不率頭目鞭笞之農時助頭目工三日穀將熟取其青者蒸而舂脫粟曰扁米家獻二三升臘奉雞米元日頭目以酒飯勞之火頭見頭人土官則拜而侍坐火頭又頭人之所屬也賓主爲禮俯首以手撫胸久不見及節序則交拜父母在子有往旬日必告必面出返必拜俎高一尺鋪毡踞坐貧則以蓆以草茵延客肴不過三酒一盂餕餘客攜去臥無衾茵夜則攢薪置火各攜蓆橐俎裸環睡反側而烘其腹背雖盛夏亦然富能備衾枕毡褥之類而亦置火於側露其上身烘之有字跡專象形人則圖人物則圖物以爲書契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爲名遞承而下以誌親疎娶以牛羊爲聘頭目家幷用馬均至十數人死無喪服棺以竹蓆爲底盡懸死者衣於柩側而陳設所有琵琶猪頭目家喪則屠羊豕所屬麼些弔皆飯之死無論貴賤三日後舁至山厝薪灌酥焚而棄其骨取炭一寸瘞之每六月五日則祭於瘞炭所迎神於家炙小豕祭焉三年後不復祭其人悉性惰而淫敬佛信鬼而不善於治生然樸魯易治河干山麓可畊之土多而不墾蔬圃果木之利不興喜獵而愛犬犬易三犢則歌男女相悅之詞曰阿舍子詞悉比體音商以哀彼此唱和往往奔合於山澗深林中喇嘛之長至則頭

目率下少長男女禮拜視家所有佈施家貧雖釜俎之屬取以奉之西藏大喇嘛至禮拜佈施益甚得其片楮隻字以數十金計貧者得其糞溲奉之家中佛龕焚香而拜或伏於道左俟其過舉其馬尾以拭目謂可卻疾頭目有二三子必以一子爲喇嘛歸則踞坐中庭父若母皆拜病不醫藥延其巫曰多巴禳祝皆竭貲以酬穀麥未熟以半值預售其半及熟則治衣釀酒不計餐坐食之麥秋一月而饑西成三月而饑蔬食菜羹並日而食習以爲常而莫之改也自設流官以來俱極恭順畏法讀書識文字者多有之補弟子員者四人中式武舉者一人

古宗卽吐番舊民也有二種皆無姓氏近城及其宗喇普明木氏居未盡者散處於麼些之間謂之麼些古宗奔子欄阿墩子者謂之臭古宗語言雖同習俗性情迥別麼些古宗大致同麼些惟婦髻辮髮百股用五寸橫木於頂挽而束之耳環細小與麼些異臭古宗以土覆屋喜樓居近衢市者男則剃頭衣冠尙仍其舊僻遠者男披髮於肩冠以長毛羊皮染黃色爲檐頂綴紅線纓夏亦不改紅絲十字文闌爲衣多或羊裘不表皆盤領闊袖束帶佩尺五木鞘刀於左腰間著茜紅革靴或以文闌爲之出入乘馬愛馳騁韉韉極麗多飾以金銀寶石婦辮髮下垂綴珊瑚綠松石雜以爲飾衣蓋腹百褶裙蓋臁脇俱采纈爲之裙或文闌或朱色市纈襪單革軟底不著袴履項挂色石數珠富則三四串自肩斜繞腋下一婦粧飾有值數百金者土官頭目剃頭辮髮入城用華人衣冠歸則易之惟帽檐飾以織金錦爲別翠山地種青稞麥黍炒爲麵畜牛羊取酥嗜茶食則箕踞於地木豆盛麵釜烹濃茶入酥酪和炒麵指搦而食之曰緉粑

餐止拳大一團．延客置酒盈尊．自酌盡醉．牛羊肉及酥食不盡．以衣裹去．食畢．手脂膩悉揩於衣．無貴賤皆然．其人率羶穢不可近．臭古宗所由名歟．兄弟三四人共妻一妻．由兄及弟．指各有訣．入房則繫之門以爲誌．不紊不爭．共生子三四人．仍共妻．至六七人．始二妻．或欲獨妻．則羣謂之不友．而女家不許．以其地寒．不產五穀．乃如此．亦由汚俗習爲故然．故土官頭目家非不裕．亦共娶．兄弟之子女．即互配．華人通其妻．亦莫之問．下此更可知也．交易皆與婦人議．婦人辨物高下．不爽．持數珠會計．極捷．西吳秦人爲商於其地．皆租婦執貿易．去則還．而古宗收其所生之子女爲酬焉．人死無棺．生無服．延喇嘛卜其死之日．或寄之喬木．食鳥．或投之水．食魚．或焚於火．骨棄不收．阿墩子以上人死．則延喇嘛誦佛經三日．吹笳而颺．至剝肉拋以食之．剝工取其髀骨一．臁肋骨二以爲值．髀爲器．售之．臁爲笳．售之．喇嘛家以藏佛經爲富．皆古宗字．來自西藏．曰番藏．部二百餘函．多藏至三四部．皆繒帙錦緘．髹櫝金飾．其學即習佛經．字如鳥跡篆．自左至右橫書之．能歷法．月大小及閏．與時憲書有前後之異．日月食時刻皆同．分秒則不能推矣．頭目之制．見頭目之儀．與廋些同．惟愚訟以賄之多少爲曲直．制竊盜之法最酷．或斷其手．或剜其目．灸酥灌之．人信佛崇奉喇嘛．視廋些爲尤謹．習勤苦．善治生．甚靈慧．畊耘之暇．則行貨爲商．所製鎏銀鐵器精工．雖華人亦不能爲．歌曲詞雖難解．而抑揚淫液．節奏可聽．琵琶三絃．胡琴之類．俱備七均．特形製不同．中土耳弓矢火器．亦能爲之．此皆非廋些所能．第其性皆強悍偏執．而難制．稍不如意．則糾黨互鬬．喇嘛排解之．乃散．其受治於流官．俱執白明以來之舊規爲說．流官至其地．矯之．微不近情．輒鳴鼓聚衆．

執仗露刃而逐之官以不順激變皆隱忍不上聞益足以長其姦近更鴛鴦然順以撫之亦可馴也

那馬本民家卽僰人也浪滄弓籠皆有之地界蘭州民家流入已莫能考其時代亦多不能自記其姓氏麼些謂之那馬遂以那馬名之語言實與民家無異男女衣服之飾雜用古宗麼些之制而受制於麼些頭人土官女嫁而已養子者悉從夫喜之謂其妻賢而有色人始悅之也養三四子嫁者夫尤喜之既嫁之後遂不許人近人與其女通父母不之禁而不敢令其兄知知則殺其通者同堂兄弟之子女卽互配死無棺置尸牀於庭陳設死者衣冠家人哭不絕聲姻婭弔於百步之外哭友弔於五十步之外哭哭於尸所以所攜尊酒灌尸口畢蹋踊卒哭而拜鄰人延而款以酒食五日後舁而焚之葬骨立墓歲時俱祭喪服尤嚴五世後之族兄弟子姓之姻婭皆有服一時輕重之服俱遇則先服其重者而補輕服於後其服無節而遇恒多故其人長年多白衣冠也

巴苴又名西番亦無姓氏元世祖取滇渡自其宗隨從中流亡至此者不知其爲蒙古何部落人也浪滄江內有之板屋棲山與麼些雜居亦麼些頭目治之男挽總髻耳帶銅環自建設以來亦多剃頭辮髮者衣服同於麼些婦人辮髮爲細縷披於後三年一櫛聚大瑪瑙珠掌大車磲各一串繞於頂垂於肩乳行則鏗錚之聲不絕頂覆青布下飄兩帶衣盤領及腹裙如鐘掩膝不著袴臁裹毡而跣足頗能習辟纏縫紉之工婚喪信佛與麼些無異惟兄弟死嫂及弟婦歸於一人俗頗劣於麼些

栗粟、近城四山康普弓籠奔子欄皆有之男挽髻戴簪編麥草爲纓絡綴於髮間黃銅勒束額耳帶銅環

優人衣舊則改削而售其富者衣之常衣雜以麻布綿布織皮色尙黑袴及膝衣齊袴臁裹白布出入常佩利刀婦挽髮束箍耳帶大環盤頷衣繫裙曳袴男女常跣喜居懸岩絕頂墾山而種地瘠則去之遷徙不常刈穫則多釀爲酒壹夜酖酣數日盡之粒食罄遂執勁弩藥矢獵登危峯石壁疾走如猱免婦從之亦然獲禽獸或烹或炙山坐共食雖猿猴亦炙食烹俟水一沸卽食不盡無歸屬復採草根木皮食之採山中草木爲和合藥男女相悅暗投其衣遂奔而從跬步不離婚以牛聘喪則棄尸不敬佛而信鬼借貸刻木爲契負約則延巫祝置膏於釜烈火熬沸對誓置手膏內不沃爛者爲受誣失物令巫卜其人亦以此法明焉觸忿則弩刃俱發著毒矢處肉輒自執刃刳去性剛狠嗜殺然麼些頭目土官能治之年奉頭目麥黍共五升新春必率而拜焉栗粟種類在滇省各夷中爲最劣維西者雜處於各夷中而受制於麼些長猶較馴順

怒子居怒江內界連康普葉枝阿墩之間迤南地名羅麥基接連緬甸素號野夷男女披髮面刺青文首勒紅藤麻布短衣男著袴女以裙俱跣覆竹爲屋編竹爲垣穀產黍麥蔬產薯蕷及芋獵禽獸以佐食無鹽無馬騾無盜路不拾遺非禦虎豹外戶可不扃人精爲竹器織紅文麻布麼些不遠千里往購之性怯而懦其道絕險而常苦栗粟之侵淩而不能禦也雍正八年聞我聖朝已建設維西相率到康普界貢黃蠟八十觔麻布十五丈山驢皮十麂皮二十求納爲民永爲歲例頭人聞於別駕別駕上聞奏許之犒以砂鹽官嚴諭頭目俱約其栗粟迺年其人以所產黃連入售內地夷人亦多負鹽至其地交易人敬禮而

膳之。不取值。衛之出自入貢以來。受約束。知法度。省志乃謂其剛狠好殺。過矣。

黃教喇嘛。番僧也。番謂僧爲喇嘛。分黃紅教。維西皆有之。紅教之類甚繁。黃教止達賴喇嘛一種。皆古宗出家者。阿墩子之壽國寺、楊八景寺、奔子欄之東竹林、千餘人皆是也。不近色而貪財。戒殺而食肉。禮佛誦經。其經譯以華語。皆與中土同。惟無楞嚴經。蓋佛產天竺。卽緬甸與土番界。相傳達摩譚教於其地。而佛教興。至今已千六百餘年矣。黃教喇嘛起最後。闊袖長衣。隆冬亦露兩肱。著古宗靴。而不衣袴。衣黃衣。冠黃冠。故謂之黃教。初紅教強。欺黃教。第五世達賴喇嘛預識我大清之必撫有中土也。於太宗文皇帝時。取道蒙古。入貢盛京。獲封號。延至今。黃教在維西者。皆達賴喇嘛法子。

案宋景文新唐書。謂佛經竊老氏之精者。以佛經襲道家之說。而杜撰之也。朱子謂景文闢佛。獲釋氏眞賊。韓文公見不及此。喇嘛經固譯自天竺。而不譯自中華部分語意。俱與中華同。由此觀之。可見中華佛經。亦譯自天竺。外夷未嘗無佛。佛未嘗無經。韓文公佛骨表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其言自較景文爲穩洽。附志於此。以備一說。

紅教喇嘛。相傳有十三種。維西惟格馬一種。格馬長五人。謂之五寶輪迴。生番地。均十餘世不滅。人稱活佛。維西五寺紅教喇嘛八百人。皆格馬四寶喇嘛之法子也。衣闊及裾。披袈裟。常年不去。亦不衣袴。夏戴平頂竹笠。跣足。冬戴平頂猩紅毡帽。四邊瓣向上。圍於四方。著襪。朱履者多。衣冠皆紅。故謂之紅教。其食肉嗜利。與黃教等。經籍亦同。惟所奉祖師護法異。古宗奉黃教者多。麼些則止奉紅教。雜變日深。黃教多

強紅教以達賴喇嘛故終莫如何然則其明時欺黃教非卽前世因耶

謨勒孤喇嘛紅教十三教之一也凡喇嘛禪學有得者死投胎復生皆不迷其前世夷人均稱爲活佛西藏謨勒孤喇嘛主死其徒卜其降生於維西之其宗乾隆八年喇嘛衆乃持其舊器訪之至其宗之日適些頭人予名達機甫七歲指雞雛問其母曰雛終將依母乎其母曰雛終將離母也達機曰兒其雛乎有頃謂其父母曰西藏有至此迎小活佛喇嘛數十輩皆佛也曷款留之獲福無量父母以爲譫不聽達機力言之其父出視而喇嘛數十輩不待延皆入達機迎見跏趺於地爲古宗語良久衆喇嘛奉所用鉢、數珠、手書心經一册各以相似者副之達機審辨均得其舊器服珠持鉢展經大笑衆喇嘛免冠羅拜而哭達機釋鉢執經起摩衆喇嘛頂遍於是一喇嘛取僧衣帽進達機自服之數喇嘛以所攜錦茵重數十層中庭擁達機坐頭人不知所爲衆喇嘛奉白金五百錦緞氆氇各數十端爲頭人壽曰此吾寺主活佛也將迎歸西藏頭人以止此獨子不許達機曰毋憂明年某月日父母將生一子承宗祧我佛轉世不能留頭人及婦不得已許之亦合掌拜焉衆喇嘛擁達機於達摩洞佛寺遠近麼些聞之百千成羣頂香皈拜佈施無算留三日去之西藏明年頭人果如達機所言期生一子

善知識喇嘛格馬四寶喇嘛之高第弟子也其前世死之年無考乾隆己卯年生於六村麼些通事王永善家夜王永善妻夢日光照胸暖不勝覺遂生善知識相貌俊麗不類麼些能坐喜趺能言告其母曰兒舊土寒惟產杏蔔蔔毯毯之屬不足奉以報母雖然數年後可令母富也其母莫解乾隆丁亥年四寶命

喇嘛數人以金銀馬騾值七百金之物來王永善家迎焉善知識見迎者甚樂與以所用舊器雜以相似者亦能辨之六村廢些聞皆赴免冠拜善知識跏坐而摩拜者頂皆合度王永善送入藏每程未至之路山川之狀善知識皆能先言之善知識非名其品第也以華語譯之也

物器 青稞 珠蔭 佛掌蔭 雪茶 小桃紅 藏桃紅 嘴鴉 松根 豹 飛鼠 人髏 氈
人髏飲器 羊骨卜 人骨笛 皮鼓 餛飩 猿 柵 熊夾 藥矢 地弩 竹箏 鐵
章口琴

荒徼之地厥產必異豈因材而生物非尚象而制器炎帝未辨伯益未識將拾張華之遺而續李石之志紀物器

青稞質類麩麥而莖葉類黍耐雪霜阿墩子及高寒之地皆種之經年一熟七月種六月穫夷人炒而舂麵入酥爲緌耙

珠蔭莖葉皆類人蔭根皮質亦多相似而圓如珠故云奔子欄栗地坪產之皆在冬日盛雪之區味苦而性燥遠不及人蔭也

佛掌蔭奔子欄產之莖葉稍類蔭而根形如佛掌質性又在珠蔭之下

雪茶阿墩子奔子欄盛雪夏融如草葉白色生地無根土人采售謂之雪茶汁色綠味苦性寒能解煩渴然多飲則腹泄蓋積雪寒氣所成者

小桃紅葉如海棠幹如枳棘花如木瓜赤色黃蕊果如龍眼而扁形如金瓜有楞香味亦多類木瓜二月

華。十月實。城中及其宗喇普皆有之。

藏桃。奔子欄有五株。葉如楊柳。花絳色。瓣似桃。而長大過之。十二月放花。三月始盡。六月實熟。紅如桃。味澀而不可食。如食胡桃法。食其核肉。味香而甘。相傳康熙間地屬青海。時頭人至其地。懷核歸而種之者。取其核再種之。皆不生。

紅嘴鴉。形如雞。嘴較長。鳴如鳥。毛如髮。人取而飼之。依人不去。飼之人行。則翹翥而隨之。人止則下。

飛鼠。卽鼯鼠。爾雅謂之鼫鼠。郭璞註云。鼫狀如小狐。似蝙蝠。毛紫赤色是也。康普葉枝、浪滄江山谷之中產之。穴空木食槎蘖。飛遠不及尋高不及仞。以弩取之。紺毛白頦。如膏如濡。爲裘有耀。唐書云。吐番有天鼠。大如貂。皮可爲裘。正卽此種。特天鼠者。蝙蝠之名。考未之詳。誤以鼫鼠爲天鼠耳。

松根豹。大於豹。穴地而食松根。毛深細過於豹。而頦更燦文如環。黑質而白文。善走而嚙人。

人髏飲器。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想亦用其髏耳。古宗之制。不謀而與古合者。此器也。人髏四片。有理無隙。相合不散。古宗漆之。而盛於囊。佩於身。謂可卻鬼。盛湯水獻佛。非此不爲敬。其飲茶酒。必取而酌之。如瓢捧而飲。阿墩子以上古宗死。剝肉食鵰。剝工售此器。阿墩子以下。於屍棄之水。置之木者。肉潰而取之。城外蘭經寺紅教喇嘛。皆麼些也。無此器。四寶喇嘛異以三具獻佛。

人髏鬃法。以二人髏骨漆而合之。以人肱骨爲柄。脛骨帶筋漆聯之。爲兩旁耳。作佛事。則如播鼗式。持而搖。黃教喇嘛皆有之。西藏紅教喇嘛亦有之。

人骨笳黃紅教喇嘛人各一笳以人臁肋骨爲之吹以逐鬼作佛事亦吹之聲如觱篥而淒商過之聞之令人悲而栗剝古宗屍而得及取於水木間潰屍者皆不貴貴修而肥者竅深大而其音肆貴華人者骨薄而潤而其音清尤貴修而肥之華人者其音肆而清尤貴生剖修而肥之華人者音肆而清而有生氣而應愈遙西藏呼曰夾霸華人爲商於其地劫其貨生剖其二臁肋黃教喇嘛輒以數十金購之蓋華人肋臁骨其所貴者雖不備價亦十數倍也

羊骨卜夷人食羖於膊骨皆焚香而懸之佛堂門存爲卜其卜也爐焚柴香再拜取骨置爐上祝以所謀炙灼閱時反骨裂文直者吉了叉文明而有理者次之亂者凶遼史載契丹以羊骨灼占謂之羊卜徐沙郁集蒙古炙羊骨卜曰跋焦維西夷人卜法習自番僧也而同於契丹蒙古

餛飩卽元史所載革囊也不去毛而蘸剝羖皮紮三足一足噓氣其中令飽脹紮之騎以渡水本蒙古渡水之法曰皮餛飩元世祖至其宗革囊渡江夷人仿而習之至今沿其制

皮爐以全羖攤皮爲之腹際爲孔入竹筒二三寸縫合之人足踏皮後足手提皮頭自上至下按之則筒中之風息吹而出以扇火爨及冶皆用之古宗旅宿野處炊牛糞之柴而烟少者恃此器也

熊夾熊力大而勇於自見有木樁輒拔之必出乃喜栗粟因多伐巨木劈其半撞木樁插於開處羣熊遊而見爭騎巨木力拔樁脫牡則夾腎囊牝亦夾臀肉鮮克免者

猿柵於籠掘竈深五六寸寬尺許置果外插木楞爲柵空容猿手猿至窺果遂手探竈握果而拳不能出

輒狂嘯。人聞聲從之。猿益驚惶。不忍舍果。而爲人所獲。

地弩。穴地置數弩。張弦控矢。縛羊弩下。線繫弩機。絆於羊身。虎豹至。下爪攫羊。線動機發。矢悉中虎豹胸。行不數武。皆斃。

藥矢。弩所用也。矢及鏃皆削竹而成。紮篾爲翎。鏃沾水裹藥。藥採烏頭曝而研末者。獵中禽獸。人皮膚飛者昏而墜。走者痲木而僵。

竹筆。麼些古宗皆有字。用楮墨而無筆。爲竹爲錐。長三寸餘。膏煎其穎。令堅銳。以大指食指捏而書之。

鐵章。大小方圓不一。大不徑寸。厚二分。刻古宗字佛經。頭目土官則刻地銜。上用木柄。長寸餘。大與章齊。中爲孔。繫組而佩之。刻於古宗。而麼些那馬巴苴皆有之。上及下色用赤。下奉上色用黑。通曰信子。

紫膠。熬茜草汁成餅。徑寸五分。中爲孔。繫繩。同鐵章佩之皮囊。紙緘繩結之。間烘膠塗之。而印以鐵章。人莫能解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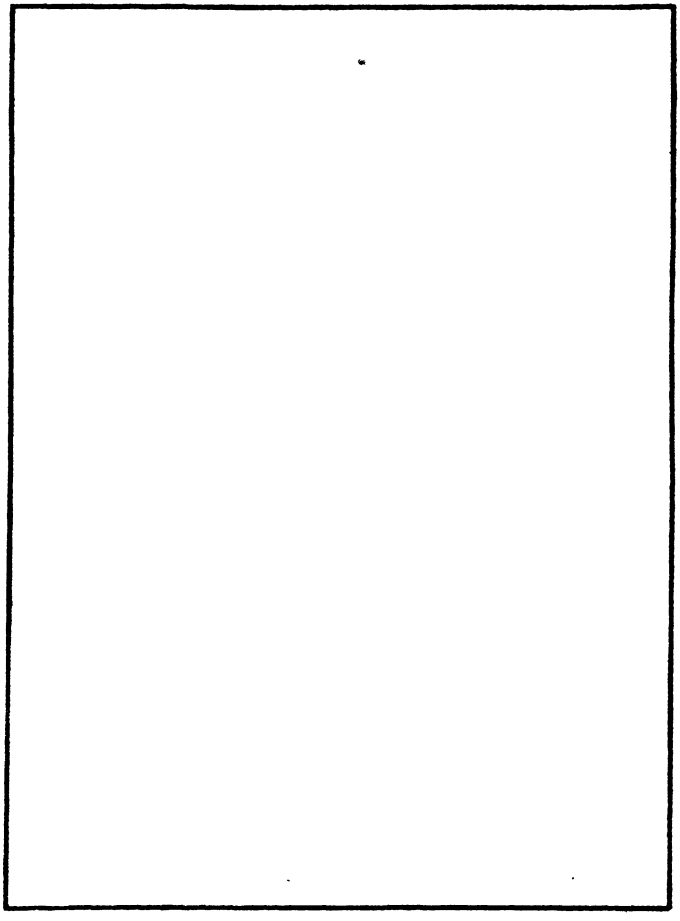
口琴。竹片爲之。長四寸。闊三分。刳虛之。而中存一線之篾爲絃。首尾橫處皆存。絃首聯於橫尾。視橫齊處長一分。刳下其橫處。而絃寄於其間。如是者三具。絃粗細等而下。以左手大指食指排持三片之頭。張口而置其正中於口間。以右手食指中指無名指搏上中下片之絃之尾長處。錯落而彈。噓氣大小。以定七均之高下。古宗麼些那馬西番皆以筒佩之。彈以應歌曲。彈者身舞足蹈。而與歌合節。

南中雜說

劉崑著

本館據豫章叢書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福履幼讀庭聞錄卽有慕乎劉先生之大節久乃得所爲南中雜說者凡一卷山川險要攻守之所宜政事得失治亂之所致言之犁然土物民俗其細已甚者亦畢具焉信乎節者無不才也嘗怪吳三桂以梟雄之資據親藩之貴乃傾倒於一丞及其不屈杖之戍之而不殺蓋有待焉以先生之才可大用也惜乎官止郡守不克充其才以白於當世而徒以節聞然其於當世也卓矣矧又有是書以傳於後耶光緒十有六年正月新建後學陶福履



南中雜說

南昌　劉崑　西來　著

殉難騰衝流落十載滇中山川跋涉者十六七彝漢人情閱歷頗熟故據其身經目擊著爲雜說使數十年後中原士大夫有事滇中者略爲一助云

六詔

滇南古六詔地也曰蒙詔曰鄧睒詔曰施浪詔曰越嶲詔曰浪穹詔曰越析詔詔之爲言王也蓋六王分治云地小而力分彝性愚悍自相仇殺未嘗爲中國患亦未

嘗通中國也漢武帝好大喜功始使司馬相如持節諭蜀不過一至其地宣大漢威德而已未嘗以中國之治治之也唐置益州刺史統轄六詔遙制其地未嘗設官分理也楊國忠柄政劉深喪師祿山搆逆長安失守而蒙詔始并五詔之地號曰南詔地大而力合矣閣羅鳳僭號稱帝窮兵黷武亦不過一至成都擄掠子女工匠而還未嘗知踞形勝務遠略抗衡上國也宋藝祖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千古卓識高出漢唐元世祖入中國始以親王分鎮謂其地北出麗江便爲烏

斯藏西番之境與元朝豐沛之鄉相爲脣齒非謂入據滇南可窺三楚也明高祖命沐英略定雲南世守其地雲南之純乎爲中華自洪武十五年始自此地日廣而事日多苦中原之士紳爲彼流官空中原之錢糧塡彼丘壑暴中原之士馬戍萬里無用之地蓋未知所底止矣

山川

自貴州而西九站爲永甯州州之西爲頂站又曰分水嶺嶺之西隸雲南矣山盡西向水盡西流匯爲瀾滄江

西入緬甸出西海不聞勺水拳石朝宗于海北衛神京也故號曰滇中滇之爲言逆也山逆水逆人服其水土者不二十年亦生獷悍之心明朝三百年號曰全盛然兩迤土司無十五年不用兵之事彼非不知螳臂當車萬無生理徒以豺性豕心僥倖萬一至族滅不惜吳逆以老將知兵富貴已極猶不免爲白首賊豈非水土之祟歟

郡縣

明朝舊制兩迤列郡二十有一然流官分治不過雲南

大理曲靖臨安楚雄澂江而已餘皆土司歸命因而授之號曰土府是有知府之名無知府之實也土府之屬爲土知縣土縣丞土巡司是把目舊員也迨土司搆逆漸加誅勦誅勦而後遂改流官若姚安武定之類是也又以府無屬縣不便添設知府遂設掌印同知一員若蒙化景東麗江之類是也此皆前朝廟堂之上無遠識封疆之吏無擔當譬之養癰遺患三百年來留毒未已彼蓋謂雲南果足爲中國患土司果足爲雲南患耳不知羊腸萬里難窺上國蠭爾小醜分而不合順則撫之

逆則剿之剿則絕其屬籍無使把目小猓復開承襲之門不出百年可使土府盡屬流官矣或曰改土爲流餘孽爲患奈何余曰是殆不然夫土司爲大患者皆假朝廷位號威逼其下耳今削其位號絕其承襲彼亦一小猓耳勢何能爲況南彝之性趨利避害甚于漢人流官雖不肖暴征橫斂未有如土司之酷者也彼何不利于流官而輕以性命殉一小猓耶今日急務請以兩迤之地分爲六府而土府小府之地改爲州縣就近歸併凡小州小縣亦如併府之例查土司之從逆者降爲縣丞

吏目等職不得兼攝峒寨役使把目彼名位既卑則無以令其下漢人之利也在大府屬縣既多則體統尊嚴可無掣肘之患在百姓以數郡之力共奉一大府亦可減差徭之半萬姓之利也

衙所

明高祖以天下大定兵多而無所用故設衙所以分之號曰屯丁查元朝逆產及荒蕪民田籍沒官田以給之號曰屯田而一時大小將領改爲揮使千百戶等職號曰衙官而每省設一都使司以統之此銷兵之術所謂

養兵百萬不費民間斗糧是也數傳而後化爲農桑故于謙處景泰之閒改衞兵爲團營是亦變府兵爲彍騎之法矣我

國家設官悉從舊例雖議裁冗員奏疏不一卒無議及衞所者以都司一官未便竟裁也吾謂天下衞所未便輕議者蓋以江南江西浙江湖廣四省見在漕運而直隸山東河南尙有秫米城守之役故循例而無疑至雲南之地地處荒僻無城守漕運之勞而衞所屯丁盡是庄農乃儼然以一守備一千總一經歷司以領之縣衞

同城互相掣肘縣衙當差兩處追呼徒爲擾民之具毫無益于地方故康熙七年前任李撫軍請裁衙所一疏殊爲碩畫而一時藩臬但承望逆藩風旨爲都閫留屬員之地止略裁數處以覆甚可惜也今逆藩既除似宜併都司等官盡行裁去而衙所糧差歸併于附近州縣則在上可以省冗員之俸食而在下亦可省冗員之騷擾是亦變通之術也

錢穀

雲南地丁錢糧銀不滿十六萬米不滿十七萬鹽課六

萬有奇此前朝之大略也順治十六年平定滇南地丁錢糧悉從舊額無復可加矣逆藩以冗濫太多遂於鹽課之內增爲二十四萬留充兵餉是四倍于舊額矣鹽價暴起官民苦之而餉復不足於是司鹽政者始日詳督撫請減鹽課矣逆藩又慮自我增之自我減之尤爲司農所短乃以美言啖司鹽政者曰鹽額不足且無請減貴道但具借狀一紙本藩自發兵餉俟次年補還可不累汝考成矣是徒以文具相飾在逆藩固未嘗責償在鹽道固未嘗奉還也今逆藩授首而弊政如故六井

竈戶歷額相向峒寨之民半爲淡食若不稍爲變通終爲兵餉之累矣又山僻小縣戶不滿二千銀不滿四百兩米不滿五百石乃有一印官一尉一教職計其官吏俸紅衙役工食反浮于地丁錢糧之外而民間之夫差柴料不與焉在朝廷何利有此縣在民間亦何賴此冗物也謂宜將此等小縣盡行裁併而設一巡司以統之亦寬民力之一端也

兵制

沐黔甯世鎮雲南雖爵列上公而稽其職掌不過平蠻

總兵官耳未嘗有提督重權也所屬大理臨安騰越北勝四協不過參游偏裨耳未嘗設一副將也四協官兵不滿五千人以雲南之餉養雲南之兵未嘗破冒協餉也蓋位卑則思立功以取富貴權輕則不敢嗔目語難而俯首聽撫按之命此前朝大臣高識遠見所謂國之利器不肯輕以假人也故終明之世雲南卒無大患我世祖章皇帝銳意平蠻既授逆藩以大將軍印矣又假之以用人之權吏兵二部不得節制假之以用財之權司農不得節制是權傾朝廷矣及滇黔底定滿兵凱還

平西專制南荒復賞之以親王矣自古功臣位高則難下權重則生非常之心于是捏報邊情恫喝中樞土彝謀叛歲無虛日乃設左右都統各擁精甲萬人矣設援剿四鎮各擁强兵分踞形勝矣兵多將廣日費俸餉又竭中原之膏脂歲支協濟至四百萬矣而四鎮之官又爲馬寶高啟隆王會祁三順皆投誠老賊矣夫以梟雄之資踞久反之地用久反之人兵精餉足日生奸謀即使不收用人之權不下撤藩之命彼猶將交通西番挑開邊隙以爲還定三秦之計況又奪其雲南乎是速雲

南之反者撤藩之請而成雲南之反者則假之以權太重也今天討既張罪人斯得副將而上押解赴京副將而下分發四省可謂計慮周詳矣但擁旄仗節猶復多人悍卒驕兵猶騷州縣似非萬世之利也蓋雲南之大患不在兵少而在兵多不在將輕而在將重若乘此大定之後速爲銷兵之計急撤提督衙門而以一總兵代之領兵二千四百人坐鎮大理仍聽督撫節制足以遙制麗江矣四協官兵仍照黔甯舊例足以遙制四塞矣撫標官兵千五百人足以坐鎮會省矣而總督衙門斷

宜移駐安順以扼兩省之要衝是雲南全省官兵不過九千人通計官兵俸餉不滿三十餘萬而雲南之地丁鹽課亦足支給不煩四省協濟矣諸葛云不留兵不運餉彝漢粗安規模略定此之謂也若仍守舊弊分符列鎮虛中原以實邊徼養悍卒以貽後禍數十年後吾不知其所終矣或曰臨安開化北勝永昌各設大鎮而予議撤將銷兵萬人之衆將安歸乎余曰此非久于南荒不能悉知也蓋雲南之兵皆孫可望舊人非隨征員役也此輩在明朝爲積賊在逆藩爲叛黨而在今日則鎮

將爲之逋逃藪也父兄既死則子弟爲補伍一人食糧則數人爲餘丁親戚朋友互相影射坐占民房開列店肆坐占官田不納糧差抗衡州縣騷擾里閈郡縣繩之以法則羣然以譁而將領復爲之庇護守此不變雖諸葛無以善其後今撤將銷兵則彼有親可依有田可耕有市可貿易願爲民者聽其入里當差卽以舊占之官田升科爲業不出數年化爲耕桑矣或又曰沐氏手握兵權世守滇中三百年來未聞逆節子何疑滇兵之甚也余曰子獨不聞盡忠樓乎黔甯父子賜藥賜縗三世

接踵孰謂高成二祖不防滇南疑沐氏乎迨三世以後將領歸衛士卒歸農權輕而兵解以膏粱之上公統膏粱之揮使飲酒食肉各安富貴何逆節之能爲總之雲南之山川叛地也賊兵之子弟叛人也大將權重而久任叛主也協餉過多叛資也惟使之弱而不強分而不合貧而不富則久安長治之策矣或又曰將撤兵銷土司爲患奈何余曰土司不能叛也十八郡中各有土官今僅能自存者獨姚安北勝蒙化沅江數土府耳餘皆勢微而地小貧弱已甚往往乞貸于漢人山庄彝民盡

爲準折名爲土官實一齊民耳何亂之敢萌縱國家無一兵一將如明末之沐氏猶且迤東有事檄迤西以討之武定有事檄阿彌以討之以彝攻彝正治彝之上策不費中原一錙一粟也蓋土司猶疥癬也兵猶藥也將猶醫也督撫猶指使醫生之主人也但使藥能治病醫能用藥而主人能制服醫生不使其虛張病勢烏喙雜投因疥癬之疾而危及心腹足矣

土司

十八郡縣土司雜處其中其酋之掌印者曰太爺其下

曰招把曰把目曰火頭皆屬官也其農刀耕火種其徵發以木刻其錢糧計人而不計地其菽粟曰大麥曰小麥曰燕麥曰蕎曰苦蕎曰豆是皆高山峻嶺仄徑危坡耕而獲之也平疇水田亦種秔稻是彝漢相半者也其俗好畜牧多善馬其公服以青羊皮土酋嫁女雖貧妝巨萬必以羊皮一領爲之冠非此則不足以治其種人也三百年來漸染華風土司之居城郭者亦與漢人無異而姚安蒙化二土府且以詩文自命附籍螺江矣自吳逆發難各責其彝兵從征千人出黔還者不及十二

三今日所存鋒鏑之餘也而又苦不肖之將吏利其金馬市其花觔土司何恃而不貧哉

四封

雲南之地東抵盤江與貴州爲鄰西極騰越與緬甸爲鄰北至建昌衞與四川爲鄰由建昌出鹽井衞之打箭爐則鄰蒙古矣稍西則由麗江出甸中鄰烏斯藏矣南至廣南出博隘則粤西之太平府也西南出蒙自及沅江則交趾安南之境也類皆高山峻嶺深林密箐象虎成羣瘴癘爲虐古所謂不毛之地也我國家與蒙古連

和自無寒盟之理交趾安南分而爲二自無生事之理緬甸遠處二十四站之外兵弱勢微莽瑞體而後無敢過太公城者況敢犯騰越乎是雲南毫無外患矣獨地瘠民貧可入而不可出家無兼年之粟布帛器用莫不仰給于中原雖叛將猾賊躑躅跳梁適足遺中國禽耳何者其人雜彝也其地絕地也四封雖險而盤江廣南建昌三路皆進兵之地彝性輕跳不能持久譬之入穴之鼠塞而薰之可無噍類矣

彝情

滇南雜彝計二十一種其性輕生而重利利則爭趨害則爭避不知連和也明朝三百年亦時時竊發皆貪吏猾商激而成之不過逞一朝之忿取滅族之誅而已未嘗據城邑戕命官也制彝之法惟有速并郡縣寬其文法於部郎之中選才望者六人列爲郡守責其內制將弁不爲生事之媒外卻金馬不爲封殖之計雖閻羅鳳再生孤立無援無能爲也而此六郡守者三年無事即以邊俸優陞士大夫愛名甚于愛利潔已奉公滇南永無反側矣

邊報

滇南去中原萬里雅善訛言而武職之生事邀功者輒以訛言入報逆藩專制時指教化長官司謀逆用兵誅剿添設開化府矣又指水西謀逆用兵誅剿添設平大黔威四府矣其實土司何敢爲逆不過武弁塘報妝點成文耳張皇入告動衆興師破千年之酋豪利其金馬侈一時之勳伐上邀軍功此將臣之利非朝廷之利也康熙十年又以西番入寇告矣是時逆藩親赴大理而全省官兵馳至麗江西番固未嘗入寇也及制府查詰

北勝趙鎮瞠目直視但曰我欲報王爺恩而已滇中之人至今掩口孰謂塘報可信耶大抵土彝之性寡頑而不靈撫馭之法持大綱寬小過而已今郡縣防弁平居無事不能潔己奉公而苛細瑣屑圖其小利致豺虎遠遁猺猺有辭即具文申報曰某處告變矣此何爲者也

馬

滇中之馬質小而蹄健上高山履危徑雖數十里不知喘汗以生長山谷也上山則乘之下山則步而牽之防顛踣也土酋良馬上下山谷皆任騎坐則百不得一也

而其中又有高大神駿遠過西馬者則千不得一也此種異物甚爲土司所珍亦甚爲土司之累若地方將吏求善馬而不惜善價則地方之福矣

鹽

天地生人必爲計養生之具滇中無煮海之利則必出井鹽以濟之其井之大者曰黑井曰井琅井阿陋井羅馬井此其大凡也環井而居者曰竈戶入山而柴者曰柴商使司鹽政者但于出鹽之處給以官引行鹽之處驗引發賣而其價之低昂則聽商民之自便行鹽既多

鹽課自足何致上有缺額之憂下有淡食之苦哉逆藩專利把持鹽法竈戶不得賣百姓不得買遂爲兩逋之大害願當事者平心以處之

金

滇水之產金者曰金沙江土之產金者曰白牙厰永平縣採江金之法土人沒水取泥沙以漉之日可得一二分形皆三角號曰狗頭金採土金之法土人穴地取沙土以漉之亦日得一二分狀如糠粃號曰瓜子金取利甚微而其害甚大水金之害江深而水駛或遭漂沒或

遇水怪則以性命相殉土金之害則破民田壞城郭而硐丁卒未聞以金富也上官慕金廠之虛名日責州縣開採然金脈有盛衰多寡不可豫料欲出本以採之則恐得不償失欲聽民開採而稍收其稅又慮課不足額徒爲考成之累故上官日責開採而州縣日請封閉也其餘銅鐵鉛錫各廠大都如是若聽民間自行開採而薄收其稅輕定其額則開採者衆或遇礦脈微細則聽州縣之請驗明封閉而開除稅額以免考成之累則州縣又何苦爲國家塞此利孔耶或謂滇中爲五金之地

泥封谷口可致富强滇矮人觀場也夫滇中之富皆三十年來歲入協餉耳逆藩發難各場開採之官紛馳道路而貧耗益甚軍無見糧天兵一至勢同瓦解此予所目擊也

險阻

滇爲四塞之地其足拒中原者東以盤江爲阻北以建昌之大小二象嶺爲阻東以廣南之鐵門坎爲阻所謂一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顧地小而糧寡人無固志一路失守則三路瓦解大小將弁各竄入深谷乞命土彝

以爲苟全性命之計自孟獲以來已世傳此秘策矣又自廣西之南甯府出太平走博隘則無險可恃但沿江瘴毒殺人僞將陳猴者領標兵三千人駐防一年將升土卒生還者十不得一而又皆尪羸可畏也

沅江蠱

世傳南人能造蠱然余自昆池戍騰衝閱歷十年足跡半兩迤亦不能概見也獨沅江土司世傳此法其藥最毒而最奇凡郡守新任例必設宴迎風藥已入腹矣在任理事藥不即發也但兩目瞳子變黑而爲藍面色淡

黃狀類浮腫至離任一月則閻門并命矣余同寅郡守潘一品糧廳官素士父子主僕幕賓皆死此藥無一人得脫者

緬甸蠱

尤可怪者緬人之蠱不用藥而用鬼世傳神呪能于四十九日呪牛皮如芥子號曰牛皮蠱呪犁頭鐵亦大如芥子號曰犁頭蠱下蠱之法不需飲食但藏芥子于指甲之內對人彈之藥已入腹矣然不肯無故藥人必無賴客子侵其妻妾勒其貲財者乃以此法治之漢人中

毒而還彼又計其道里之日月復誦神呪則蠱毒大發肌瘦而腹脹數月而死金谿周瑞生龔吉貞皆死此物也又可怪者騰越所屬土司中有楊招把者亦能誦神呪拔出蠱毒活漢人而殺緬人佛書所謂毒藥及毒物還加于彼人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耳目所不經見未可盡斥爲誕妄也

和合

滇中無世家其俗重財而好養女女衆年長則以歸寄客之流落者然貌陋而才下慮賦谷風則密以此藥投

之能變蕩子之耳目視奇醜之物美如西施香如蘇合終身不解矣又有戀藥媚藥飲之者則守其戶而不忍去雖貲本巨萬治裝客游不出二跬即廢然而還號曰留人洞吾鄉數十萬人捐墳墓棄父母妻子老死異域者大抵皆中此物也

蕭歪嘴

永平縣一老嫗年五十許號曰蕭歪嘴者亦有異術能解和合藥或稍有身家之人誤飲狂藥而其父兄子弟必欲其棄醜物而歸里者則密與歪嘴計之豫定一僧

舍紿狂人入其中約壯健者數人制其手足歪嘴以藥物灌之大吐二三日毒盡乃止其人卽羸瘦異常日以清粥素菜調之一月而進粱肉百日而復舊引之復視醜物則棄之如糞土翻然思歸矣嗟乎滇中留人洞不下百萬安得數百蕭歪嘴布滿十八郡中藥此浪子也然歪嘴甚珍其術而索謝亦不少恐破人和合爲同儕所忌也又年過五十則不可治血氣旣衰不任吐藥也

保頭錢

魯魁山滇南之大山也其南起沅江北盡楚雄東抵安

甯西極洱海而野賊盤踞其中往往出沒道路攔截客貨甚至有殺人者至村落土著之民則計其戶之高下歲輸貲財號曰保頭錢言不納此錢則頭不保也下戶歲以八分爲額牛一頭如下戶之數上戶歲以八錢爲額而高貲及宦戶則又在八錢之上矣百姓苦之在逆藩專政固欲養此蠹物以爲自封之地今官兵如雲勢無掣肘若于冬春之閒兩迤竝進據其出沒之路擒其線索之人焚其積聚搜其巢穴不出十旬可以坐縛矣

安南市錢

滇南三面距外彝西番緬甸鄙遠而險阻俱不足爲兩迤患獨安南之東都逼近臨安六日而至蒙自無險可恃前朝于交江之上立關設防特嚴銅鐵之禁良有以也癸丑之變僞留守以貪耗撤肘盡斂滇中之錢運至交江每千文得銀一兩至僞周五年交人閉關罷市謝曰吾銅砲鑄就不用汝錢矣蓋安南寡弱短于野戰而長于憑城蕞爾小蠻亦知捐金固圉異日有事不可不爲之防也

紅珠

緬甸永昌所屬之長官司也以蒲絣城爲都距騰越二十四站數十年來國家存邮遠人置之度外今且僭號稱王矣寶井距蒲絣四站距騰越二十站山中碎石外甚粗糲而內蘊精光號曰寶石又號紅珠是鑿地而取之非入水而取之也緬人甚珍此石其大而光者皆以歸之于王細碎而黯黑者則以入市蓋其國禁甚嚴不以精妙之物漏入中原懼開徼求之門別生邊釁也賈人收石入關狀如瓦礫號曰荒石騰越工人磨之以紫梗砥之以寶砂而寶光始出以赤者爲上曰玫瑰水曰

鴿子血曰石榴紅皆佳品也曰老紅則棄物矣其藍者曰鴉青白者曰貓兒眼綠者曰祖母綠但精光發越皆妙品也其大如豌豆者曰帽頂大如黃豆及綠豆者曰寶石最小者曰鬼睛眼此瓦礫之類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獨以供婦人釵釧之飾耳而前朝嘉隆閒至出中官以典之勞人病馬虛中原以實南徼朝廷可謂無人矣我

國家不貴異物度越前代獨關禁不立殺人甚多封疆小臣貪近利而無遠識甚可議也查前明舊制騰越三

站之外設立八關以協鎮標兵分防其地漢彝互市則關外有市場防弁及巡司主之其犯銅鐵之禁者必誅無赦是不欲以利器假彝人也今八關廢弛盡付荆榛協鎮防弁飲酒食肉高坐州城漫不加察而中原忘命之徒出關互市者歲不下千百人人賫鑼鍋數百遠赴蒲紐是緬人不費斗粟徒以瓦礫無用之物歲收銅觔數十萬也又賈人出關必結十人爲夥蓋八關之外俱爲空虛之地投宿山林號曰打野而十人乃分任其職曰搭窩舖曰尋柴曰喂牛馬曰主爨非十人則不能分

役也及馳至蒲緋則于江水之濱結廬而居瘴厲凶惡鬼蜮橫行而緬人妻女又復爭赴漢人執庖厨之役漢人與之狎則俯首聽命惟恐後夫以奔走勞之人處瘴厲之地而復有房帷之失安得久而不病病而不死哉于是十人之中在蒲江之濱已二三人爲異物矣還至中途又二三人告病舁至騰越矣而此三四人者雖甚壯健猶且面腫而色黃二百日內不食雞不食鮮魚不食香油始無瘴厲之疾大約計之十人出關必死者過半是歲殺數百人也有地方之責者亦何不具詳上

臺立關設防乃歲殺無罪之人爲緬酋運銅鐵也

花木

滇南山茶花大如牡丹赤如朱砂分心捲瓣以通海爲第一然亦昆明之人所見不廣耳余戊騰衝時廢弁陳指揮招赴村庄賞花其木高十餘丈圍丈餘垂蔭數畝望之如火樹下可坐百人盛開之日薦之以紅氈席地而飲座中有粉面白衫者上下相映爲紅暈通海雖妙恐未能奪此頭籌也

寶臺山木蓮花亦大如牡丹色赤而微紫狀如千葉紅

蓮至春二月環金光寺而盛開者三十餘里隔箐望之紅如火高不盈二三尺即而就之乃高十丈大十圍亦異種也或曰是佛書之優曇花云

滇中花菓與中原無異獨絕無蘋菓爾然菓之屬小而不甘花之屬開而不香總以山石崇隆地氣淺薄不能醞爲奇芳結爲厚味耳

潞江之濱一石塔纍巨石而成之四面各闊二丈高亦二丈有奇一大樹冠其上亭亭如蓋嚴冬不凋根分十餘股籠罩石塔下垂入地南人不識此木曰是諸葛之

遺跡云又或曰其下多瘧母渡江者必馳馬而去防爲祟也余戊騰衡日就而察之蓋閩廣之榕樹云小憩其旁上無烈日下有清流亦足樂也故每過此地必攜酒肴設茶具飲啖而後去卒不逢瘧母也郡志云溇人多訛信然今承騰之人亦以予久留無驗不畏瘧母矣

大理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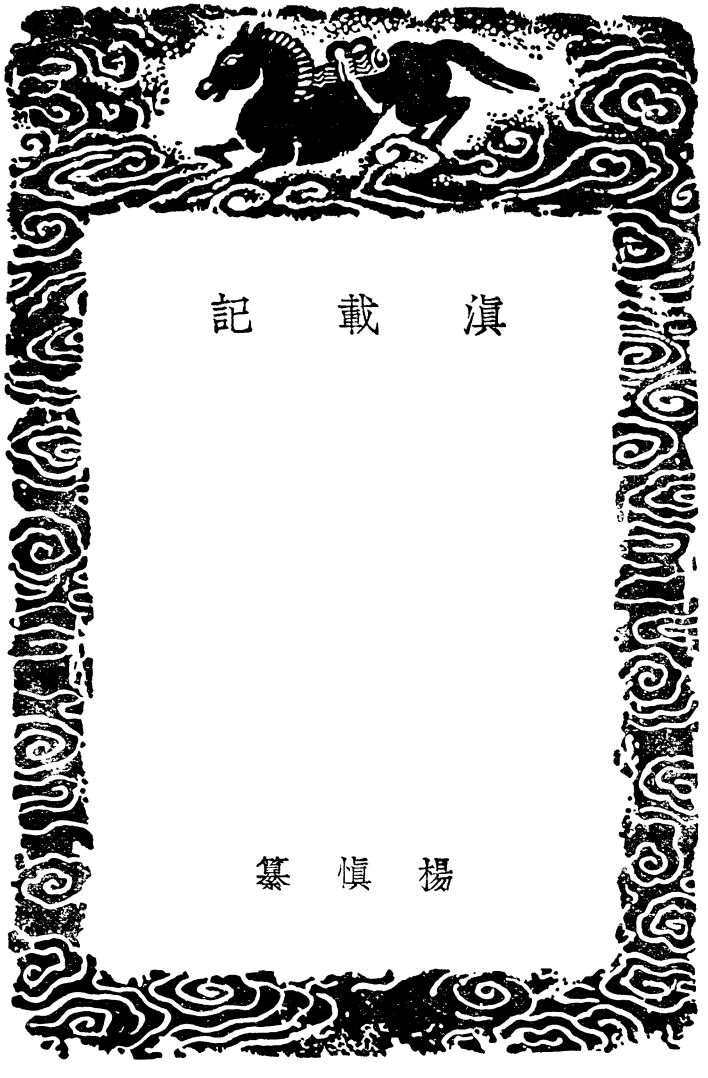
榆石點蒼山所出也鑿頑石深入里餘竭民力而取之以逼真入畫者爲佳然佳者卒不概見也康熙十二年予嘗入逆藩便坐見一石屏高六尺寬四尺餘山水木

石與元人名筆無異或曰此黔甯舊物云嗟乎此種怪物原非尋常可遇而士大夫必欲困民力以取之小者既不可用大者又不能佳而癡重可厭非人力可挽奈何勞民傷財以購此難得而無用之物歟

永昌碁子

滇南皆作碁子而以永昌爲第一蓋水土之別云燒碁之法以黑鉛七十斤紫英石三十斤硝百二十斤爲一料可得碁子三十副然費工本已三十六七兩矣其色以白如蛋青黑如鴉青者爲上若鵝黃鴨綠中外洞明

者雖執途人而贈之不受也燒碁之人以郡庠生李德章爲第一世傳火色不以授人也余在永昌日曾以重價得之出以與郡大夫較皆不能出余上也庚申冬日爲叛兵所掠惜哉今滇中游客出銀五錢便市碁三百六十甯復有佳物乎



滇載記

楊慎纂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古今說海歷代小史紀錄彙編學海類編藝海珠塵及函海皆收有此書各本相同唯歷代及函海缺後總論以時代論說海本最早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滇載記一卷

明楊愼撰。愼有檀弓叢訓。已著錄。是書乃其謫戍雲南時所作。統紀滇域原始及各部姓種類。舊本與滇程記合爲一篇。今以一爲行記。一爲地志。析之各著錄焉。

滇載記

明　新都楊愼編次

滇域未通中國之先。有氐牟苴者。居永昌哀牢之山麓（今金齒地）。有婦曰沙壹。浣絮水中。觸沈木。若有感。是生九男。曰九隆。族稱類滋長。支裔蔓衍。竊據土地。散居谿谷。分爲九十九部。其渠酋有六。各號爲詔。夷語謂詔爲王。其一曰蒙舍詔（今蒙化府）。其二曰浪施詔（今浪穹縣）。其三曰鄧賧詔（今鄧川州）。其四曰施浪詔（今浪穹縣蒙次和之地）。其五曰摩挲詔（今麗江府）。其六曰蒙雋詔（今建昌）。兵埒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彌川（今白崖定西縣）。傳十七世至龍祐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師次白崖川。獲闓斬之。封龍祐那爲酋長。賜姓張氏。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崖。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龍祐那之十六世孫曰張樂進求。遜位于蒙氏。考其時。蓋唐世也。張氏或稱昆彌國。或稱白國。或稱建寧國。其年系莫可推詳。

蒙氏始興。曰細奴羅。九隆五族氐苴爲之三十六世孫也。耕于巍山之麓。數有神異。孳牧繁息。部衆日盛。代張氏立國。號曰封民。蒙氏僞稱南詔。實唐貞觀三年也。遷居龍于圖山（今蒙化）。及高宗時。遣子入侍。朝命授細奴羅以巍州刺史。死。僞謚高祖。又稱奇王子。羅晟嗣。

羅晟僭立。當高宗上元元年。至睿宗景雲中。姚州蠻先附吐蕃。御史李知古請兵擊降之。築城置州縣。重稅賦。因誅其豪雋。掠其子女爲奴婢。羣蠻怨怒。引吐蕃攻知古殺之。於是姚雋路絕。晟猶奉唐正朔。死。僞謚世宗。子晟羅皮嗣。

晟羅皮之立。當玄宗先天元年。立孔子廟于國中。死。謚威成王。子皮羅閣嗣。

皮羅閣之立。當玄宗開元十六年。受唐册封。爲雲南王。賜名歸義。於是南詔浸強大。而五詔微弱。皮羅閣因仲夏二十五日祭先之期。建松明爲樓。以會五詔。宴醉後。羅閣佯下樓。擊鼓舉火焚樓。五詔遂滅。閣賂劍南節度使。求合五詔爲一。朝廷許之。於是盡有雲南之地。因破吐蕃。卒爲邊患。不可復制。既併五詔。乃卜太和形勝。左洱水。右蒼山。山海之交。結於子午。遂築太和城。自蒙舍徙居之。立上下二關。曰龍首。曰龍尾。連陷遼川永昌石鼓沙追賧龍佉賧。後遣其孫鳳伽異入朝。唐授鴻臚少卿。妻以宗女。賜樂一部。南詔於是始有中國之樂。死。子閣羅鳳嗣。

閣羅鳳之立。以天寶八年。故事。酋長謁都督。僭妻子行。鳳挈家至雲南。太守張乾陁皆私之。復多徵求。鳳怒。反攻雲南。殺乾陁。取夷州三十二。陷嶲州。獲唐西瀘令鄭回。拜清平官。（即其國巫相也。）天寶十年夏四月庚寅。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命致討。鳳伽異及段儉魏逆戰于西洱河。唐兵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封儉魏爲清平。賜名段忠國。以旌之。遂臣于吐蕃。吐蕃封之爲東帝。刻碑國門之外。明叛唐非得已也。僭國

號曰大蒙。始建年號曰贊普鐘。十三年。劍南留後李宓將兵擊之。爲蒙氏所誘。全軍沒焉。唐益發兵。竟不能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南詔自是始與中國隔絕矣。代宗大歷十四年。死。僞諡神武子鳳伽異。未嗣而死。孫異牟尋立。僭改元贊普鐘長壽十一。

異牟尋以唐代宗大歷十四年嗣立。有智數。善撫衆。居史城。史城。今喜州也。連兵吐蕃入寇。唐神策都將李晟擊破之。異牟尋懼。改城牟臉苴咩。今大理。改國號曰大理。自稱曰日東王。僭封五嶽四瀆。幷立祠三皇廟。春秋致祭。以國界內點蒼山爲中嶽。東川界江雲露松外龍山爲東嶽。在今祿勸州。一名絳雲露山。一名雲龍山。有十二峯。皆峭拔。其山有共命鳥穴。銀生部日界蒙樂山爲南嶽。在今樂甸。又名無量山。其山千仞。有一殿。搖柱自空中來。天帝娶天女處。永昌騰越界高黎共山爲西嶽。在今騰衝。一名崑崙。隔東臨瀘江。西臨龍川。左右有平川。各爲亭甸。草卉貿四敍不凋。瘴氣最惡。冬春至春方融。夏秋亭甸炎熾。商賈愁怨。爲之諺曰。冬時欲歸來。高黎共上雪。夏秋欲歸來。無奈亭甸熱。春時欲歸來。蠶中資幅。麗江界玉龍山爲北嶽。在今麗江。一名髮雪山。其山九峯。雪實四時。玉立千仞。千里望之。若在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也。以黑惠江、瀾滄江、潞江、麗江爲四瀆。接點蒼之顛。添洱河之永。立官號曰九隻三托。其地東至於銅柱、鐵橋、蟠桃、玉榆。東南至於交趾。南至於驃國木落山。西至於太石。西北至於吐蕃。北至於神川。東北至於黔巫。八方之地。屬以八演。從中國教令。都曰苴咩。別都曰善闡。皆中國降人爲之經畫也。德宗貞元三年。鄭回說以大義。令復歸唐。異牟尋然之。會西川節度使韋皐招撫羣蠻。尋因求內附。而猶結好吐蕃。皐乃爲書遺尋敍其歸化之誠。轉至吐蕃。吐蕃疑之。異牟尋歸附之志益堅。九年。上表請絕吐蕃。復臣於唐。十年。自將數萬人襲吐蕃。大破

之。遣其弟獻圖納貢及吐蕃所頒金印。請復號南詔。唐以其功。遣使册之。賜銀窠黃金印。王北面跪受之。宴使者。出玄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惟二人在耳。使者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孫勿替。盡忠皇唐。對曰。敢不敬使者之命。死僞謚孝恒。改元二。（見龍上元。）子尋閣勸嗣。

尋閣勸以唐德宗貞元十五年立。死。子勸龍晟立。（僞謚孝文。改元應道。）

勸龍晟以唐永貞元年立。淫虐不道。其臣鄯顛殺之而立其弟勸利晟。謚曰幽。改元龍興。

勸利晟以唐憲宗元和元年立。死。僞謚靖王。子晟豐祐立。改元全義。

晟豐祐以穆宗長慶四年立。趫敢善用其下。文宗太和三年。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不恤士卒。有流入蠻境者。蠻衣食之。由是盡得蜀之虛實。與其臣鄯顛遂謀入寇。以蜀卒爲鄉道。襲陷邛戎嶲三州。引兵徑入成都。取諸經籍。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及珍貨而還。南詔工技文織自是與中國埒矣。豐祐乃遣使上表請罪。元穎朝廷以李德裕代之。德裕保障有方。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豐祐死。僞謚昭成。子世隆立。改元二。保和、天啓。

世隆之立。以唐武宗會昌十三年。初韋皐開蜀清溪道。以通羣蠻入貢。又選子弟聚之成都。教之書數。以羈縻之。而軍府不時給其餼。須南詔因是不肯入貢。及世隆立。朝廷以其名同玄宗諱。不行册禮。諭令更名。謝恩。然後遣使。會世隆寇嶲州。事遂寢。世隆乃僭稱皇帝。懿宗咸通三年。西寇安南。四年。寇交趾。殺虜

繼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之。谿洞夷獠皆降。五年寇邕州。敗還。七年。節度使高駢大破之。復定交趾。十年世隆傾國入寇。陷犍爲及黎雅嘉三州。十一年進攻成都。不克引還。僖宗乾符元年復寇西川。陷黎州。入寇邛崍關。勝負不常。二年攻雅州。聞高駢改西川。遣使請和。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四年復寇越巂。死於景淨寺。自世隆嗣立以來。爲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而其國亦幣僞謚景莊皇帝。子隆舜嗣。改元建極。

隆舜（通鑑作法。誤也。南詔不皆父子相承。世隆之子曰隆舜近是。）之立。以僖宗乾符四年。性好畋獵。酣宴。委國事於其臣。是歲請和。許之。又迭請和親。廣明元年。遣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中和元年。上表款附。三年。以宗室女妻之。後內嬖失道。爲譖臣楊登所弒。僞謚宣武。子舜化貞嗣。改元二。貞明。嵯耶。

舜化貞之立。以唐昭宗乾寧四年。改元中興。上書於唐。唐欲報以詔。王建言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何敢犯塞。從之。立四年。其臣鄭買嗣奪之。而滅其國。追謚孝哀。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貞。十有三世。立三百十年。而爲鄭氏。

鄭買嗣本唐鄭回之後。世爲蒙氏清平。唐昭宗光化五年。既滅蒙氏。而自立。改國號曰大長和。改元曰安國。死。僞謚德桓。子旻嗣立。攻蜀黎州。王建發兵大破之。俘斬數萬級。溺死數萬人。求婚於南漢。漢主以會城公主妻之。改元五。曰始元、曰天瑞、景星、曰安和、曰貞祐、曰初歷。死。僞謚肅文。子隆亶嗣立。改元天應。未

遂爲東川節度使楊千眞所殺。鄭氏三傳。歷年二十有六。而爲趙氏。

趙氏名善政。爲封氏清平。楊千眞既殺滅鄭氏。遂奴善政而立之。後唐明宗之天成三年也。改國號曰大天興。立僅十月。千眞又奪之而爲楊氏。

楊氏名千眞。既奪趙氏而有蒙國。改國號曰大義寧。改元曰尊聖。貪虐無道。中外咸怨。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興師問罪。千眞不能禦。走死。楊氏立僅二年而段氏興焉。

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有名儉魏者。佐蒙氏有功。賜名忠國。擢清平官。六傳而生思平。思平生有異兆。楊千眞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得奇戟于品甸波大村。又得神驥於葉鏡湖。（在雲南縣正南大波鋪是也。）饑摘野桃。剖之核膚有文。曰青昔思平拆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借兵東方黑爨松爨三十七部皆助之。衆至河尾。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兵。其軍師董迦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爲大夫。夫去首爲天。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爲王。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明旦。引兵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被瓔而浣者。指曰。人從我江尾馬從三沙矣。爾國名大理。從之得濟。既逐楊氏而有蒙國。遂改國號曰大理。改元曰文德。時後晉天福二年也。死僞謚太祖。傳子思英。立未幾。死僞謚文經武□皇帝。國人立其叔思良。思良以後晉開運三年改元至治。死僞謚□□。傳子思聰。

思聰以後周廣順三年立改元三曰明德、廣德、聖德。死僞謚□□。傳于素順、素順於思聰未知何屬也。

素順以宋太祖建隆四年立。時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於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三百年不通中國。段氏得以睨臨焉。變以長世焉。素順十七年改元明正。死僞謚應道皇帝。傳子素英。素英以宋太宗雍熙二年立。改元五。曰廣明、明應、明聖、明德、明治。死僞謚昭明。傳于素廉。

素廉以宋眞宗祥符二年立。改元二。曰明啓、乾興。死僞謚敬明。傳于素隆。

素隆以宋天禧二年立。改元曰明通。天聖。避位爲僧。死僞謚秉義。傳于素貞。

素貞以宋仁宗天聖四年立。改元正治。死僞謚聖德。傳于素興。

素興以宋慶歷元年立。改元二。聖明、天明。以無道。國人廢之。而立思廉。

思廉以宋慶歷四年立。皇祐中。廣西儂智高掠廣州。敗走大理。狄青募死士。使大理求之。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其首至京師。段氏至是始聞名於中國。思廉立三十一年。改元四。曰保安、政安、政德、□□。死僞謚世宗。傳子連義。

連義以宋熙寧八年立。改元二。曰上德、廣安。爲其臣楊義貞所弒。楊義貞篡立。自號廣安皇帝。凡四年。段氏臣岳侯高智昇。遣子昇太起東方兵討滅之。而立段壽輝。壽輝、連義之從子。壽輝立二年。改元曰上明。傳於正

明。

正明以宋元豐五年立。改元三。曰保立、建安、天祐。避位爲僧。時國人皆歸心高氏。遂奉高昇太爲主。而段氏中絕。

高昇太有功段氏。爲國人所立。以宋哲宗之元符二年立國。改國號曰大中國。改元上治。臨終。屬其子太明曰。段氏不振。國人推我。我不得已從之。今其子已長。可還其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太明遵其遺言。求段氏餘子正淳立之。而段氏復興。號曰後理國。高氏世相之。賞罰政令皆由之。國人稱爲高國主。波斯崑崙諸國來貢大理者。皆先謁相國焉。

正淳復國。改元天授。以高太明爲相。高太連爲棚主。遣太連朝宋求經籍。得六十九家。立十三年。再改元曰開明文安。避位爲僧。傳子正嚴。死。僞謚中宗。

正嚴以宋徽宗大觀二年立。四十年改元四。曰日新、永嘉、保天、廣運。避位爲僧。傳子正興。死。僞謚憲宗。

正興以宋高宗紹興十七年立。改元四。永貞、太寶、龍興、盛明。避位爲僧。傳子智興。死。僞謚景宗。

智興以宋孝宗乾道八年立。改元五。曰利貞、盛德、嘉會、元亨、安定。死。僞謚宣宗。傳子智連。

智連以宋寧宗慶元六年立。改元鳳歷。死。僞謚享天。傳弟智祥。

智祥以宋寧宗開禧元年立。改元天開仁壽。死。僞謚神宗。傳子祥興。

祥興以宋理宗嘉熙三年立。改元道隆。甲辰。元兵攻之。高禾逆戰。敗死。宋遣使祭之。祥興死。僞謚孝義。傳子興智。

興智以元憲宗元年立。改元天定。壬子歲。元忽必烈將兵擊之。分三道進。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浮金沙江。以革囊濟。進薄大理。興智及高太祥拒戰。大敗。祥興奔善闡。太祥就擒。不屈。斬于五華樓下。時白日當午。忽雲起雷震。世祖異之。曰。忠臣也。遂虜興智。滅其國。段氏自思平至興智二十二主。歷三百五十年。

元既滅段氏而有其地。得五城、八府、蠻郡三十有七。設大理都元帥府。仍錄段氏子姓世守其土。赦興智。封爲摩訶羅嵯管領八方。與智死。元季亂。中原多故。段氏復據之。於是有十一總管出焉。

一代總管曰信苴段實。元中統二年入覲。世祖嘉之。賜璽書。令總管大理善闡會川建昌永昌騰越諸郡。以功累授行省參政。以攻石城（今曲靖）及仁德府（今尋甸）功。錫虎符。爲總管。

二代總管信苴段忠。至元中。隨元帥伐西林。破會川。通善闡。平休林。武定緬甸之役。皆有功。授金齒宣慰。兼掌軍民萬戶府。

三代總管信苴段慶。元封爲宣武將軍。妻以公主。入朝歸。授雲南省參政。

四代總管信苴段正

五代總管信苴段隆。

六代總管信苴段俊。

七代總管信苴段義。

八代總管信苴段光。時元大德中。中原板蕩。梁王以元宗室鎮善闡。與段氏分域搆隙。至大二年。梁王大破光兵。光將高蓬守羅那關。梁王密招之。不從。乃賂蓬庖人刺蓬。以其首獻梁王。王幷庖人戮之。至治元年。玉案山產小赤犬。羣吠遍野。占云。天狗墜地。爲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境。又時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値之多斃。謠俗號曰鐵雨。

九代總管段功。初襲爵爲蒙化知府。至正十二年。繼立爲總管。癸卯。明玉珍自楚入蜀。據之。分兵四掠。號曰紅巾。明玉珍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及憲司官皆奔威楚。諸部悉亂。功謀于員外楊淵海。淵海卦之吉。乃進兵至呂閣敗紅巾于關灘江。殺獲千計。紅巾收合餘衂。再戰復勝。殺段氏驍酋鐵萬戶。紅巾屯古田寺。段氏夕潛火其寺。紅巾軍亂。死者什七八。又追至回磴關。大敗之。紅巾大呼之曰。待明年來復仇。時功在戰間。得玉珍母寄其子書云。爾征南務得之。不得輕還。軍少糧乏。我當添補。楊淵海效其書跡。易之曰。中國兵來急。爾宜早歸。遂募能入紅軍營者。有小卒陳惠願行。玉珍得書。恐國中有變。又新失利。遂急收軍。功追之。至七星關。又勝之。而還。紅巾既退。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襚妻之。爲之奏授雲南平章。功

自是威望大著于西南。梁王曲意奉之。功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促之歸。其詞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半牀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寃鬼哭。功得書。乃歸。既而復往。其臣楊智張希喬留之。不聽。既至善闡。梁人私語梁王曰。段平章復來。有吞金馬嚥碧雞之心矣。盍早圖之。梁王始啓疑於平章。密召阿禮主命之曰。親莫若父母。寶莫若社稷。功今志不滅。我不已。脫無彼猶有他平章。不失富貴也。今付汝以孔雀膽一具。乘便可毒殪之。主潸然不敢受命。夜寂人定。私語平章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平章曰。我有功爾家。我趾自蹶傷。爾父尚嘗爲我裹之。爾何造言至此。三諫之。終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至通濟橋。馬逸。因令番將格殺之。阿禮主聞變。失聲哭曰。昨暝燭下。纔講與阿奴。雲南施宗施秀煙花殞身。今日果然。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防衞者乃萬方。主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縣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悞我一生路裏彩。（錦被名也。）吐嚕吐嚕段阿奴。（吐嚕。可惜也。）施宗施秀同奴歹。（歹。不好也。）雲片波濞不見人。押不盧花顏色改。（押不盧。乃北方走死回生草名。）肉屏獨坐細思量。（肉屏。駱駝脊也。）西山鐵立霜瀟灑。（鐵立。松林也。）平章從官員外楊淵海亦題詩粉壁。飲藥而卒。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南土。錦酒休教灑淚頻。梁王哀淵海之才絡。意欲爲己用。見詩。痛悼之。乃厚恤之。令隨平章櫬歸葬大理。

十代總管信苴段寶功之子。洪武元年嗣職。梁王遣矢刺平章七攻大理不克。乃講和。奏陞寶爲雲南左丞。未幾。明玉珍復侵善闡。梁王遣叔鐵木的罕借兵大理。時寶已長。答書云。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狙粟而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獻璧吞虞。金印玉書。乃爲釣魚之香餌。繡閨淑女。自設掩雉之網羅。況平章既亡。弟兄罄絕。今止遺一奚一奴。奴再贅華黎氏。奚又可配阿襚。如此事諾。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河時來矣。書後附以詩云。烽火狼煙信不符。驪山舉戲是支吾。平章枉喪紅羅帳。員外虛題粉壁圖。鳳別岐山祥兆隱。麟遊郊藪瑞光無。自從界限鴻溝後。成敗興衰不屬吾。梁王見之。恨寶入骨。平章女僧奴。志恒不忘復仇。將適建昌阿黎氏。出手刺繡文旗以與寶曰。我自束髮。聞母稱父冤。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今歸夫家。收合東兵。飛檄西洱。汝急應兵會善闡。又作詩二章曰。珊瑚勾我出香閨。滿目潸然淚濕衣。冰鑑銀臺前長大。金枝玉葉下芳菲。烏飛兔走頻來往。桂香梅馨不暫移。惆悵同胞未忍別。應知含恨點蒼低。何彼穠穠花自紅。歸車獨別洱江東。鴻臺燕苑難經目。風刺霜刀易塞胷。雲舊山高連水遠。月新春疊與秋重。淚珠恰似通宵雨。千里關河幾處逢。後寶聞高皇帝開基金陵。遣其叔段眞自會川入京。奉表歸款。朝廷亦以書報之。（見御製文集）時有妖巫女歌曰。莫道君爲山海主。山海笑諧諧。園中花謝千萬朵。別有明主來。寶數日疾卒。子明嗣。

十一代總管信苴段明。洪武十四年。授以宣慰。壬戌春正月。天兵破善闡。梁王自焚。黨屬悉俘。明遣都使

張元亨馳書潁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麾下曰大理乃唐交綏之外國。善闡實宋斧鑿之餘邦。難列營屯徒勞兵甲。請依唐宋故事。寬我蒙段。奉正朔。佩華篆。比年一小貢。三年一大貢。友德怒。栲辱其使。明再上書曰。漢武習戰。僅置益州。元祖親征。秪緣善闡。乞冀班師。友德答明書曰。我大明龍飛淮甸。混一區宇。陋漢唐之小智。卑宋元之淺圖。天兵所至。神龍助陣。天地應符。汝段氏接武蒙氏。運已絕於元世。寬命延息。以至于今。我師已殲梁王。梟汝世仇。不降何待。三月傅沐二將分兵宵緣點蒼顛。繞出下關之背。先樹旗幟。遲明段兵驚潰。大軍策馬亂流而濟。明遂就擒。幷其二子仁義至金陵。太祖聖諭曰。爾父寶曾有降表。朕不忍廢。賜長子名歸仁。授永昌衛鎮撫。次子名歸義。授鳳門衛鎮撫。大理悉定。是夏六月。元普顏篤復叛據佛光寨（在鄧州東北）。先不華叛據鄧州。甲子正月十七日。潁川侯傅友德復自七星關回軍大理。平鄧川。破佛光寨。因定賦法。築城隍。設衛堡。立學校。比於中州列郡焉。

逸史氏曰。史稱西南夷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元封中。以兵臨滇。王舉國降。然□未有稱也。及張氏受姓。後世迭君長者。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凡七姓。惟蒙段最久。故著稱焉。夷裔盜名號。互起滅若蜂蟻。然不足錄也。然至與中夏交綏抗陵。疲我齊民。世主甘心焉。以無用戕有用。是可慨已。漢司馬氏傳西南夷。誠有意哉。余嬰罪投裔。求蒙段之故於圖經。而不得也。閱其籍於舊家。有白古通玄峰年運志。其書用變文。義兼衆教。稍爲刪正。令其可讀。其可載者。蓋盡此矣。滇僰於三代爲荒服。漢僅剽分其方。雖胡

元兵力勝之而不能守也于今列籌落而郡縣之馴鱗介而衣裳之華風沃澤同域共貫昭代恢宇前是孰並傳稱神農地過日月之表幾近是哉夫分隔之亂昔如彼大一統之治今若此千羽不警百五十年探言其故則金匱祕文縉紳罕睹況荒徼乎余慕宋司馬氏作通鑑采獲小說若河洛行年紀廣陵妖亂志者百二十家法孔子著春秋取羣書於百二十國也因是有感遂纂蒙段事以爲濮載記其諸君子祖春秋而述二司馬氏者亦將有取於斯焉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第一集

大理行記及其他五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